

許白雲先生文集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子孟子而
其傳以焉漢唐之儒者西貢誦董仲舒韓昌黎亦庶幾乎斯
道矣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有餘年
至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始有以承孟氏之
絕學矣繼之以真西山蔡九峰胡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
也迨夫元之許魯齋劉靜修子仲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
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
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觀其文先



極夫六經出入于子史浸淫於群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于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操則非宗元當此勢要之可伴修身道侷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淡厚而確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仔夫聖賢斯道之統緒矣先生之歿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嘗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艸葉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待文雜亂而無統紀閣策厯久而頽殘缺余因而次第之

之分為四卷繕寫為集藏之中苟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濮東李氏之弊篋而喜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于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隨而復見者而与韓无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而与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醇正則超軼乎韓子余之闇劣卑微則淡慙於歐公尚何足与先生文為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於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祀韓文曰道固有行于遠而止于近有忽于往而貴于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道當然也先

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為不小也。先生諱謙之，字益之，世鄉白雲先生。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
正統丁卯歲秋七月既望，金其室後學李伸序。

許白雲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四言古詩

白鳥六首 序

松澗

五言古詩

王中伯和此詩，不啻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上李照磨四首

贈禽廣田七首

贊松贈陶思齊任通波釋長

酬潘明之

觀水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堂詩卷

遺興十首

送蕭仲昭隨伯兄赴江陰三首

次韻

次韻木冰

次韻景文杭州見寄四首

贈金月華

贈江行父四首

送高經歷八首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妻之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遊山二首 序

贈穎川趙璉十六首 序

送李榮甫知事遷淮西三首

送姜君澤赴浦江縣教

牧牛圖

孔清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

求詩

酬石林川判六首

送何雲嶽

石門洞

思遠樓

華蓋山

中州龍翔興慶寺

暮過東津館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酬胡古愚三首

題蔣廬

舟中雜興五首

釣臺詩 并序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送教參政

採鼎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三首

種松

寄友人

又用韵遣興

蔣声父和前韵後眾不果還再用韵

酬吳正傳

五言律詩

暮春却外

遊智者寺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蕭兄臨行賦詩即席賦贈

金先生挽辭二首

己酉余年四十

馮公嶺

雨花臺

友人招飲花下

山中次韵酬馬生

贈相士蔣竹山

對竹

用潘明之韵贈陶思齊

遊里城栖霞寺眾將還之善喜

題山先生挽詩

贈開雲屋

次韵潘明之見勉之作

次韵丘以道三首

鄭夫人挽詞

送諸暨俞州判

題姑蘇臺

春城晚步分我字

七言律行

送焦達夫

贈王斗山

謝趙肅甫遺茗

次韻潘明之易中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觀

青田大鶴洞

放掉行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西山万象亭

啟宮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子徽亭啟址

春夜次韻二首

送余之問赴烏其堂

次韻子昭

次韻王中齊登拱翠樓詩

秋莫有懷

次韻王景元春莫

寄許克勤

七言絕句

即席用蘇世賢韻送郭子昭

社日

哭空谷師

次韻潘明之秋思

舟中贈璉

過西湖

夜過黃泥墩

卷之二 賦

序

記

行述

擬古戰場賦

目錄

四

贈李仲謙序

送胡古愚序

送郭子昭序

送林中川序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諭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諭

欽朝列大夫婺州路提督府治中致

仕朱公壙記

提督軍石抹公行狀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卷之三

啟文

書

答潘明之啟

上憲使制約齋啟

回潘縣尉啟

賀趙松澗除行臺治書啟

賀蕭北野万户破賊啟有序

復張子長文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

代副使趙公祭王仁卿中丞

祭朱治中文

上宋經歷書

上李焯磨書

答胡正傳書

上制約齋書

回南臺都事趙鵬南况点書傳

書

与趙伯器書

代人上書補儒吏

卷之四

論說

雜著

附錄

學校論

朋黨論

目錄

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雍姬編

姚原魯字說

跋陳君采家藏東坡墨跡

回南臺都事鄭鵬

書黃贊為石林中執作

李齊賢真者贊

趙昌甫詩卷

七政疑

題節婦朱氏詩卷

夾谷可與字說

跋潘明之所藏晉立衍書素書

跋妙沙經

跋趙閣上注心經

北野兀者贊

題趙仲明神

峇或人問

八華講義

次韻潘明之祝英臺

附
學歲
蝶恋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史載白雲先生行實

元順帝至元三年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初謙聞仁山金復往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復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醎頗異，子未見叔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謙聞之惕然。時後祥年七十，而謙年三十有一矣。復祥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之求夫中者而用之。後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我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無間斯耳。謙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

膠于古不流于俗，介而不僑，通而不隨，身在艸萊而心存當世，素志
冲淡，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謙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椽，避弗就。南
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其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
固辭。趙宏偉在南臺，命保舍館，迎致謙，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
式。謙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謙既東還，以目眇倦于應接，屏迹
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蓋翫糧旬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接
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謙之教以
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
分辨義利為起事之則。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心或有知，使人亦

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
所惑，討論講貫，終日无倦，揖其粗疎，入于密微，聞者方傾身聽受，而
其出愈直，以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聞之放者，約之為孝者，師垂罕
年，著錄逾千餘人，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驕，氣
自消，踐庭而礼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縉紳先生至于是邦，必節
其家，存問焉。謙素多疾，先是金陵祥病革，徒步往省之，至大雪中，寒
濕及存，元環喪于廣陵，信病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至是
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二日卒，我亦殆与之同日子，及是
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于母，友于弟，元復請所說，謙曰：吾平日訓尔多

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謙遂南。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因其自號，題其墓曰：白雲先生。謙字孟之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微略若干卷，皆行于世。後謚曰文懿。

義烏黃氏潛曰：聖蹟不作，師道久廢。運二程子起而倡明聖學，以淑諸人。樂子又翹流窮源，析衷群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基，既得文公朱子之傳，于其高弟文肅黃公幹，而文憲王公柏，亦於文定則師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于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聚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傳。適文懿許公出于三先生先生之鄉，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系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白鳥

甲辰六月十一日

僕屏居陋巷一旦棟椽讀鴻鴉二章而有感因賦白鳥以自况

有白斯鳥生於林巢棲骨格翬羽毛毳兮天方匪鸚伊鵬兮哺

忘恃哀鳴嗒嗒

嗒嗒哀鳴遷于壤木豈無好述敦彼蝨宿渴飲而泉飢啄而粟聊樂

我員亦曷云足

飄風自南霖雨既淫躡斷山拔龍興海吟墮卵覆巢林莫我淡翅翁

四言詩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罔舉口禁若瘖

焚日明星上雨于漢泛日行舟亦達于岫維此好鳥所止泮泮控地
決飛鷓鴣仔鷓

鴻雁在渚鵲錫在原物以群分維性是便尔鳴雖尔尔怀急難
無骨遠矣今重其然

朝陽爰飛夕月戾止嗟彼燕雀厥志焉擬何天之儼側目萬里
扶搖一冲時之俟矣

拱松贈陶思齋任通波驛長

鬱鬱喬松在彼中林斲之勢之以椽以楹我材既長胡寧靡成日

居月諸亦迭而逝謀猶孔臧度拔斯萃奮然于懷耿寤寐泛彼柏舟集于
西郊不征夫違予取予求尔言毋暴我心則休逸道途陸步斯舉悠
天衛始振其羽幸其問津雲漢之渚

松澗

頌趙治書自號

挺長松色正氣雄風雨霜露無能動容直幹摩空雲中之龍冷
幽澗泉流石梁甘則可掬寒不可玩孰云在山為江為漢維松之貞
倚澗之清維德維用相須以成君子似之克彰厥名豈維棟梁老柏
千歲豈惟澄源潤物平施盡其大全始出乎類秉志塞淵有緝且光
本源之盛枝派乃長子孫繩繩既壽且昌

王中伯知此詩，不會予意，其言甚悲，余心少之，又作以終其說。
壽夭齊彭殤，道遠等鵬鷃。心室理未融，役口空矐眩。得志鄙振題，
窮簷樂原憲。道在體自胖，矣必方閭羨。天地一室廬，何適非所便。
廓然居安宅，怡然觀物幻。老聃亦達人，以身為大患。誰謂杜陵翁，乃有
茅屋嘆。

上李烜磨四首

道原出于天，合變无終窮。群經載道器，言異理則同。民生有物則所
要求，厥中先幾在。知止實踐乃，聖功心廣體自胖。万象皆春融，寧為
四寸學，坐想成玄堂。

瀟溪振遺響，伊洛授玄旨。龜山載道南，江漢隔万里。乾淳辨鄉魯，三子
森鼎峙。皇圖啟昌運，寰海共文軌。得人道乃知，古今无不尔。殊途固同
歸，邂逅均一視。

中原清淑氣，世代生偉人。伯陽孔子師，千載今雲孫。方經入闔戶，按
道提綱編。襟懷洒秋月，論議開愚昏。大材古難用，暫居寧久伸。要
當惟所學，利澤均斯民。

東南互鄉子，古道昔所慕。悠七三十年，所向皆謬誤。私淑得碩師，引
發使自趨。鞭繩屨提掣，遠道迷蹇步。緬懷天下士，一覩快披霧。極不
登公堂，隅坐視朝暮。

酬潘明之

鴻鵠凌青霄，燕雀巢白屋。凌霄志寥廓，巢屋志云足。故人眇天涯，歲月如轉燭。昔為交手歡，今成新腸曲。高華日以高，江漢日以卑。道異謀不同，何日傷別離。書成情未足，路遠夢更迷。相思漢水頭，猶如送君時。

贈禹演周梅野

星翁術多岐，禽學出最晚。日三南陽公，格物明萬變。天經環陔維，隱見易昏旦。大化運甄陶，衆彙歸治叛。人生圃无中，安能外長筭。周生儒家流，心學理已貫。惟倭角与根，提若緒抽繭。謂我四十

年始晦，終且顯。我生逢百夏，子語堪一莞。聖賢不言命，言命固已淺。富貴安可求，有義當自勉。子今方壯年，所志在高遠。挾此任所之，後門有青眼。

觀水

江源可濫觴，万里會流派。海鉅莫能量，有谷德乃大。

寺中有蔣身卿索詩，即席贈。

豫章吟悲風，古刹響哀梵。空谷厭劫塵，涅槃成一沓。平生友于情，一夢嗟夢幻。升堂笑遺像，還坐起長嘆。誰歎身卿翁，儒雅閭里冠。屢出文字語，聊復解悲惋。對床聽風雨，咄咄夜達旦。月落雞三啼，誰歌

白石爛

題曹提領湘靈廟聞樂見燈詩卷

重華陟遐方，禹製車朽軸。歟莫失所天，往殉行且哭。聲疑衡山雲，泪染湘江竹。夫君不可見，異穴漢同毅。廟食三千年，境土惠徼福。事久竟忘哀，幻化驚耳目。音響杳鈞天和，光景清夜燭。曹公駿聞見，三月食忘肉。蕭韶久已絕，豈做湘靈續。誰能寫新聲，如彼消在樸。尚憶開元君，能傳羽衣曲。

遺興十首

先景何回心，志意宜曼曼。百年能幾滿，歲月條將末。起坐夜猶長。

何由夢公旦，中流樹砥石。滿激從汗漫，未迴南楚轅。徒起北門嘆。

秋日常苦短，秋夜不可闌。葉鳴迅風晚，虫怨零露寒。月白天炯炯，振衣起摠拒。山川出浮濛，翳彼明不完。出興中道絕，百感未無端。何當誅豐隆，致身無羽翰。清光亦何私，不妬方寸丹。

少年學老農，旦暮言耘耔。種淡本難拔，糞力生易滋。良苗勿掘去，惡草順芟夷。天時且匪巨，歡人事更扶持。功備待日至，厚歛非所期。豈以務廣德，地力窮極基。惜哉無負郭，稼穡寧不知。

猗日澧有蘭，護之沅有芷。猗之石上蒲，泛之水中芰。鮮之三徑菊，詭旒百畦蕙。采掇集眾芳，榮爛成雜佩。佩服何所從，將以待君子。

東家有處子二十不踰閼
婉婉聽姐言將欲備四德
錦機織迴文字
古人莫識蘭麝重衣裳
閨闈謹容飾良人仰終身
寧不怙所適
膏沐豈為人自修女子職

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
寒飈發霜鬚孤陋寡聞識
古來貴尚友萬善在垂多
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
千載遙相思空使我心惻
相思令人瘦尚可肥
老大徒自悲

淵明介載人聲心瑚璉若世醉不可醒
杯勺聊卒歲高風起康隅從古誰足歧
聖人道中庸用舍由礼義甘心事麴蘖
沈面抵自穢集生亦知言名教有真地

拾金復擲金爭如狙不顧子魚惡能康
強制情已露向非迫與友畫攫之何惧
平生有心事狼藉見蓬蒿經德安可回
所復在平素

春風榮衆芳秋露悴百卉義和策日月
急疾兩飛鳥枯桑踰天風俛仰波浩渺
氣流物隨化金石不自保人生可憐憐
時過胡不老天地有終窮微眇何足道

乾坤無停運清氣日夜生人居覆載間
所息能不明握機養天和持守如捧盈
得喪固有命寵辱何足驚一身磐石重
萬鍾浮雲輕丈夫有志願誰謂吾庶成

送蕭仲堅隨伯兄赴江陰

五言詩

六

朔風集飛霰，歲月倏云已。芸芸萬物機，各復根柢。胡為北征雁，
一舉成千里。澄川稻粱肥，雲水渺難浹。靜集鳴相和，允為得所止。
紫陽有遺書，秘啟天地根。揣摩失真趣，議論徒紛紛。仁公羽繼的，
夢奠嗟不存。阜比淑至道，与子昔屢聞。要在足日到，言語何足云。
交際須得人，市道之何益。張陳古英士，豈不重金石。一為利所移，德
怨易旦夕。輔仁可無友，獨學終固僻。唯應鮑叔賢，俛仰冀慚述。

次韻 丙子

朔風凜沙白，瘴日越荔丹。出門万里道，爭似二頃田。拜塵素所薄，
知命復何言。鄙夫競聲利，石火寒無烟。清風桐江水，捷徑終南山。
丈夫特用舍，所貴无訛親。得喪因一瞬，若臭俱百年。坦途有覆轍，
哭誰復憐。乾坤渺无际，我身露其間。浩氣貫元化，漸著豈不聞。見
可乃合道，行險祇自殘。平生作霖志，詎肯怀土安。風雲有嘉會，時
至容何難。君看激海鵬，振翮弄雲端。

次韻木冰 正月

堯甸九載水，商郊七年晴。災祥气所致，治世何重輕。方春特始和，
嘉樹條垂冰。霰飛集杞柳，雨溜凝松楸。修銀奮龍爪，圓玉刻蛟精。
佐招趨犬吠，寒起巴猿憎。交薄榮精瑩，睇目一色盈。虛牝激爽
籟，木杪琳琅聲。上天命廉潔，怨咨非由人。餘寒自難浥，生意中敷

禁殿雷發丙夜，群蟄豈不伸。渾滯斡大化，歎妙未易明。允矣理
昭，誰歎視昏。元元繼无息，乃見天地心。運行无適忤，變見成祲
氛。白芒職木正，厯日甫及旬。聖人體天道，尚德不尚刑。本冰紀麟
筆，竹帛垂魯庭。王正今再書，徵古聊慰心。外憂集天衢，秉令如
雷霆。仁風動六合，趨走星火奔。支離可攘臂，曠日脂車輪。東郭
滿芳艸，載驅適我情。胸中勿吝帶，官府如水清。

次韵景文杭州見寄

窮通豈人為，有命在彼蒼。宗居際良會，晴日消寒霜。內求德乃備，
粹玉先光芒。古交安可尚，千載空相望。

茂陵智折翁，多欲不自知。少君与五利，荒誕夫何疑。大事可立成，篤信
猶兒癡。屢失求愈切，至今令人嗤。神方苟可得，我輩何憚為。

我生逢不辰，知學况遲暮。德器抱禮闈，達者肯一顧。榆陰得先
覺，知我乃有素。冠佩峇翩翩，鞭策多警悟。孤山友真梅，清質不
受汙。遺我長相思，誠以夙夜故。久交竟不忘，相勸言愈苦。自憐春
絮狂，風雨漬泥土。

自卑志易荒，勇鼓氣乃倍。富貴倘固有，豈味終染指。蓋棺事方
定，禍福可預計。辟言彼陰陽，流塵伸理相。繼豈不為身謀，風波有危
事。若能鑿三窟，說道收薛貴。

贈金月華

歲丁亥偏陽，杖魁肆大厲。不雨更八旬，赤地且千里。臥龍遯寧淵，雷電壯不起。泉枯土山焦，地墳名木死。爾茲咫尺苗，秀實何所倚。豈惟生怨咨，溝壑有老稚。月華按道廬，陽雨能力致。從人易為期，膏澤應時至。人心與禾稼，穰息化生意。胡為天瓢懼，長風捲晴霽。願君再作霖，歲事斯可濟。

贈江行父

有朋遠方來，傾盞洽已契。暫燕雀間，聽此孤雀唳。中向湛淵水，窺測渺无際。接人氣雖和，自律言頗厲。為言君子交，相与期晚歲。珠玉生光輝，頌我形頽穢。

康莊多風塵，窮老絕車轍。慷慨感前修，按素心磨瑩。于將鼓洪鑪，不化凡冶鉄。泰山方仞高，企足藉丘垤。意長時苦短，回首暮光滅。海為百川情，流派各有源。清濁豈不異，皆可現其淵。威儀動三千，意象非一端。要知霄壤隔，乃在毫釐間。卑公勸小物，垂訓古不刊。

子抱經濟具，我有丘壑情。半生猶酒，一雨鬢依星。石林間十畝地，坐笑觀枯榮。白雲与流水，无心誰能爭。君看歧路多執轡，慎勿輕奮策。當坦途，毋使侵榛荆。

送高經歷

清風振千古，警省自懦與頑犖。柱石筌盍置廊廡間，江南水
窟適意聊盤桓。松栢思，轄駕孰可攀。鳳池有所待，驥
足那得閑。

世南行秘書，孝先五經笥。上下千載間，網羅無遺事。高徒駕座客，
揮麈發精義。因泉浩晝夜，濕之達源委。輒土時，樞衣一見心已醉。
芙蓉泛綠水，優游東海濱。天風一披拂，七郡涵餘芬。行人思驄馬，辟
易清路塵。魑魅凜秋霜，民物熙陽春。甘棠亦有佳蔭，雙槽長輪囷。
膺門隕可登，駟座客常滿。文章有小技，揚善毒所短。何地不生

材，文木雜櫟散。免為嬰下薪，匠石曾一覺。匪謂我棟梁，時人止青眼。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播根恨不早。乾坤眇無
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義娥復仇巧。誰能分刀圭，使我長
長光。

昔年黃叔度，星里若千頃。彼一時英俊人，那敢輕牛醫。終南多隱
士，捷徑肆因耽。承稔亦高識，至今人所嘆。君身病无能，何患已不知。
簡珠混泥沙，質否未易別。緬懷貞白菴，飾外祇自潔。歸涉生十彼，可因
已竭。燕石擅美名，和璧正遠絕。每聆評，許與孫媿汗。幾身執

網紀需碩材，曾椽非冗食。胡為鄉校選，乃及山林迹。蛇營非素願，蝟

縮已成癖，南州徐孺子，不受公府辟，亦感陰會恩，終身以為德。

孔衍聖幼年能書大字，以女妻之。

玉樹生階庭，英材挺天秀，九齡書大字，學業日已富，東林有妙處，嘉耦聖人曾，沐浴後淵源，力精乃能究，勉哉南宮客，白日不可又。

趙天樂見示所著詩歌，因賦短句奉贈。

神人栖三山，嘔吸備六氣，表裏冰雪清，效唾珠玉瑞，先生天下士，逸氣欲蓋世，標批玄端，不珍重，紫霞霞帔，手扶雲漢章，道啟天地，秘喬期眇，何許心遂，神與會，脫略塵俗語，寧識烟火味，大篇富而過，短什清且朗，瞥見眼為明，三復心已醉，大道貴玄默，名教資論議，損之至無為，左言無乃累，緬懷赤松遊，泉石形夢寐，窮老守環堵，扣戶時問字，直欲外形軀，烟嵐空翠至，寶勿發揚，固塞婦口，致胡為尚奴，亦與敢無畏。

遊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訪陳齋于盤溪，偕趙肅夫及其子理，何仲英先行，遊山，策蹇走馬，迄及拜北山遺像，夜宴座中，楊舞舉善，滑稽，稽與遊山，應酬不倦，夜半羅蘭似醉歸。

霜風搖疎林，木葉翳荒徑，烟闌山色明，日出天宇淨，行同二三友，緩步入世寶，亦有童冠從，彷彿春服盛，後期策蹇馳，蹇足心

還漢峰回路幾折，脫輿逢石磴。主人雅敬客，一笑出相近。門庭對虛廊，約略壓澄瑩。

酒懷百年人，嘉遯集天命。盤溪異草野，玉帛謝三聘。升堂拜遺像，生氣凜可敬。睥睨神欲支，矚仰心不競。猶餘滿案書，鉛槧精者訂。昌哉賢子孫，對客且涵泳。須臾列華筵，列坐以齒定。肴核豈豆邊，魚肉富盤飮。勸酬逾十觴，壘滿餅肯罄。劇談屢絕倒，隱語若響應。醉客騎馬歸，夜久奎已正。鋪床對牕月，樹近影交映。見聞絕黑塵，夢境之清興。晚起還看雲，此景殊未免。

穎川趙璉從予遊逾二載，復今夜坐草亭，考索理義，始

至大辛亥十月癸未至皇慶壬子五月癸丑而止。誦讀之態，時相与步武庭中，倚樹凝之，仰規俯察，莫非佳趣。聞以所見輯成韻語，得十餘篇，於璉之行書以贈之。

明日生懸樹，端白月在戶外坐。覺群靈皆空默，与万象對化流滿。寥廓境寂，得清粹涼風颺然來。動物各有態，人涵天地心。此意有誰曾。

鴻雁西南翔，清叫哀夜月。長風吹羽翰，日短影孤滅。美人眇天涯，音書中道絕。欲成新合歡，豈願長契濶。有力日可退，有志少可移。所思勿棄置，亦有相逢時。

北風吹庭樹，顏色日慘烈。豈必脆枝條，相株意寧絕。繁然作
春榮，所養在消歇。苟非終夜存，膏盡火隨滅。

風霜門外多，爐炭室中暖。欣此清夜永，任彼寒日短。浮塵自
憧々，五色紛過眼。靜極樂則生，窮陰見剛反。

雨來鳴四簷，擊柝聲忽五。捲書成燕坐，綈燭且晤語。誰能理枕
衾，聊復議今古。彼哉心不存，清響乃愁緒。

寒梅五樹花，粲々仙子魂。昆吾切玉刀，鏤刻无纖痕。滌修取所敬，
况復揚清芬。旁陰塞宇宙，微陽挹孤根。群林正僵立，生氣獨若神。
後塵殿阮文，朱紫何紛紛。勁中居疾風，下偃非可偏。人能效則效，尋

文徒云云。

浚淡及寒泉，圓氣涵老丸。泐然出清冷，備纒未熟下。未能極甘冽，聊
亦濟九夏。滌泥窮根源，引汲復誰捨。

角尾備龍形，奎參陳虎迹。亥龜東矯首，亦鳥南奮翼。垣墉限異
居，列守各有職。昏晦明冬夜，蒸烈乃夏日。絢張若無序，口向皆拱極。
錯綜固萬殊，至理本歸一。

朔風厲中宵，洒灑聲瑟瑟。推簾有奇現，上下銀一色。秉燭處虛簷，星
巧猶六出。春回日未多，到地亦瑞物。鏤玉不受塵，貞質天下白。願言
潔其身，視此以為雪。

營心盡陰適膏火健不延研磨豈尚一厭此春漏促登端未終竟落
日亦已速更宜坐須臾無負數寸燭

晷難催我眠春鳥呼我起無端促更籌酣寢非所喜古道迷荆
榛本來直如天剪除須累工寧可旦夕俟百艸生階庭蕪穢苦不

治紛拏亂人思日夕事嫖雜或云勿剪除交翠總生意物且理即
存觀者安能泥苟能按中和所在遠源委

好鳥鳴春林出入百如意人能脫卑汙卓尔忘物累盤錯雜紛
縷百慮歸一致萬變攻我心所秉元有義

宵漏四十餘疾急不可駐役夫昧昏夜成拆迷風莫商頌歌悠揚
未足發曠趣竹徑流疎螢在葉瀉清露唧唧送雞鳴蠅聲無乃

誤

空行竟太虛澍雨澍下土豈惟稻與梁餘潤及草芥一物失沾濡厥
施猶未溥大鈞陶石彙寧復間爾汝用之盡吾仁先後宜有序

美材非不多磐石有所待尔生能清淑如白可受采靈明螢焰夜
汗滓波翻海精探復力修歲月德可改罔念固作狂勉敬與

息

朋從固有道聚散亦有期不遠千里來荏苒再身豈惟窮訓誥
忘復悟顯微愛子量可容愧我無所施大達雖九達捷徑嫌多歧剛明

獲中正君子貴自持，我亦觀尔成。豈忍言別離，尚須勤壽考。慰我旦暮思。

送李崇甫知事還淮西三首

長松生岡陵，質與風木異。春和猶凜然，况處風霜地。塵埃心六月，豈足為我穢。一雨洗蒼石，凌空氣尤厲。

我亦惠文冠，所任在鷹擊。立仗或不鳴，首尾較得失。民風已澆漓，得情良可惻。尚須一分寬，但勿踰限闕。

淮水出桐柏，浙江發東陽。期會至滄海，千里遙相望。源澄抗不濁，水德固可量。願將此清冷，溥施彼一方。

送姜君澤赴浦江興教

儒生解明經，地芥拾青紫。今古不同途，進取頗殊軌。尚餘庠序師，亦藉文學士。彬、渭川人自誠，聊復尔時猶。困積薪世乃收，苦李浦陽隔山雲。相望踰百里，首肯富朝盤。芹藻動秋水，松籟揚教聲。矜佩若歸市，買骨天馬來。寧假終日俟，倘遇玄英翁。問訊今何似。

牧牛圖

木葉紅欲落，野艸青未枯。健犢起跳浪，脫括行江隅。牧人善防閑，為擇牧与芻。母牛徐掉尾，兒姬鳴相呼。阿童得所托，靜

中鼎華胥豈惟置蓑笠乾坤一遠際苟能物付物拱默湛如
愚

孔濤巨源携八世祖中丞擊蛇槐笏求詩

茫茫宇宙間一氣陶度彙流行有天常偏駁乃為珍惟人万物靈
順正補其弊所以致中和能使天地位中州際明時和氣興善治
偏成或湮鬱逖彼西北裔神人糝雜居詛盟成蠱媚恠也捩琳
宮奔走傳說異潔牲祀朝夕牧守率群吏孔公聖人胄天質
抱剛毅直養氣已充平素有集義憐彼鰥人愚惡此醜物乃
抽笏奮而前一擊首隨碎壯心發陽剛排斥陰厲類諒茲
咫尺蘭寧比劍戟利敵存勝百邪妖孽何所避遂能格君心謇々
居諫議君家愛甘棠什襲傳八世豈惟子孫珍現者咸起畏勿徒
寶此傳肖德惟尚志

酬石抹州判

熊耳在長源遠河入于海滔々方晝夜浩々潤千載游滓泥不行感
嘆歲月改洒然見清泠流派知有在

舉目秦華高馬瘦苦難到剛毅久不渝白刃斯可陷君能握要機
一蹴已淡造振衣千仞高何適非笑傲

核中自怀仁日夕長根幹扶疎茂枝條本末盈万葉異顏色九氣

已不費是中毫釐差遠尔生死利筆負虧不成山勉何敢玩
大道固如矢多歧亦生疑登天雖无階累土當有基得才為成木所
貴不自欺茫茫万里途脱轡空驚馳

點黎多昏虫無情尚意說片言未易直前角後或拊沙掌雖有
端折衷固有理彼有虞芮田荒盡白雲裏

平生鑄干將未得歐冶決春臘形粗成一割刃已跌安得百鍊
剛崖研先電徹就君之刀志為我点凡鐵

送何雲嶽

宋七泮水芹握手同遊遨重來二十年相對嗟二毛丈夫當自強

豈肯埋蓬蒿不令誠壯遊快揖乘我清神州集爽俊諒亦容吾曹
良璞宜待價日夕慎所操 是取也 晦不可韜飲子白玉
危左手持解步驚天風吹黃鶴佇聽鳴九皋

石門洞

清溪護連山雉壁鎖出洞初登直徑險小入喜鏡空木落猿糞
驚叢阜禽鳥弄嶮行幾盤折彷彿天籟動蒼崖倚空碧
仰睇石流瀉分張山露輕翳聚魚日編重變化態万千敵地風
雷闕粵從混沌鬱天造景已貞仙是擅虛寂緘闕未忍送賢
哉康鼎翁為洗塵俗夢胡為百年後樂與耒耜共來屬久

晴泉瀉澁如凍，鬱氣噴林薄。眈目作寒霧，糾子招我行。風疾澗
欲紉，後期當何如。時坐對土蟬，疎

思遠樓

玄樓直臨城端，蒼影墮水涯。憑闌對堤柳，鳴槽飛浪花。日闌會
昌湖，一望十里餘。蒲葦孰定地，柏入如犬牙。河間尋丈波，僅可通行
舫。芙蓉已銷落，寒水浮枯葭。佳景不及遠，興思重咨嗟。夫人各
有思，所異正與邪。潮沙蕩離薄，鄭衛生淫哇。君子善發慮，身
通心則遐。徘徊與未竟，未嘗不啼昏。鴉

華蓋山

群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目極天宇曠。周回万象澄，
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峙，瀕海橫疊嶂。栝基市中居，棋列相背向。烈
風攬蒼林，落日鳴白浪。壘氣薄浮雲，溟濛杳東望。長濠漫寒水，
短揖起漁唱。同遊豈特達，竟尔忘得喪。山下出蒙泉，夷坐待清漲。
一掬襟懷空，自謂羲皇上。

中川龍湖興慶寺

孤嶼浮中川，晝夜汨潮汐。何年地維裂，中斷洲渚失。兩峰峙東西，
蔽影互朝夕。浮屠據核層，梵宇絢金碧。飛龍迴風雷，曾此一憩
息。昔時控極居，今作大士室。師擇靈地，為假蛟龍窟。鼉聚沙合

崔白澆、連亘如片石、山扉夜无闕、神物便入出、乱流携、攷先、一訪
陳迹、軒亭倚葭、葦、清浪倚几席、豫章、旆、樓、風、條、蕩、翳、寒、日、憑
高、慨、今、古、天、海、相、蕩、激、景、在、人、易、非、悠、悠、意、何、極、

暮過東津館

薄暮蒼下東津、灘急舟劇、箭、漁、燈、互、明、滅、隴、月、時、隱、見、清、颺、從、東、來、
涼、氣、襲、我、面、目、送、兩、山、青、天、長、淨、如、練、

遊鍾山至八公德水

悠、悠、鍾、山、雲、朝、夕、碍、我、目、寒、衣、試、一、往、行、與、雲、相、逐、駟、馬、出、東、門、十
里、至、山、麓、幽、人、昔、已、亡、誰、能、繼、芳、躅、猿、鶴、乘、古、林、鼉、鼉、嘯、深、木、披、菽
西方人胡為擅斯谷、豈云事幽棲、壯尔事華屋、泓泉挹何德、濁執供
一沃、慶、回、屐、欲、倦、小、憇、倚、修、竹、涼、颺、自、披、襟、佳、興、亦、之、足、

酬胡古愚三首

扁舟下三會、來看鍾山雲、文名久籍口、千里期遇君、笑談屢數睨、
所見副所聞、襟懷秋水淨、氣宇春日溫、試看一鶚舉、肯與凡鳥
群、瀛洲豈為遠、薄言采其芬、

乾坤自闔闢、文章乃經緯、郁、郁、稱、宗、周、趨、下、日、以、弊、風、氣、有、淳、漓、
怕、性、固、無、異、盡、心、全、此、天、言、語、亦、餘、事、修、辭、擬、盤、詰、微、理、猶、恐、泥、美、
君、嗜、古、學、搗、筆、發、清、响、源、浚、流、且、長、唐、虞、力、能、致、

秋風迫歸燕，宵際泣衰草。我當清溪曲，君望雙溪道。會合已恨
遲，睽離奚遽早。論心議千古，何時一傾倒。為我謝白雲，孫鶴應好

題蔣廟

乾坤孕群象，形鉅氣乃異。蒼龍蟠艮維，雲雨為物利。因神姓此山，
依函兩相溢。豈惟托幽靈，固亦秉忠義。死分在一時，廟食終百世。英
風久愈彰，邦邑共徽惠。豐碑樹松陰，圓蘚復新翠。已吹帽飢
來此宜文憩，光倚空碧耿。秋色对黃花，雖未多。聊復成一醉。

舟中襟興

冉江上，離路傍。草霜露侵衣，裳何用涉。逐道鴻雁方有序，
孤飛任林表。豈不顧其群，長風翻難矯。

琥珀能拾芥，頑鐵亦戀磁。人生志氣合，寧獨不似茲。道義固可久，世情
終易移。感應理有常，君看雲雨施。寸心諒匪石，俱彼不我知。

亭上嶺上雲，黃鶴相與飛。恍然忘歎策，不得從雲歸。秋風颺黃葉，
飄飆各何之。釜飯糧事遠，遊在昔聞斷。機軸鳥群茂，林徘徊更依。遠
悠而兩江水，共此明月輝。

崑崙萬仞高，我欲遊其顛。有道固坦蕩，茅塞誰使然。駕車審中路，
力策宜可前。予今行幾何，進退日月旋。上可願八表，手援咫尺天。實
理乃真見，仿佛誠虛言。

崑烟紫萼魏波月光澗漢星宿懸虛蓬雲雨暗透柴窗澤
商氣淡雄風駕濤浪白鷗白蒼雁來往同歎蕩共潮海門樹飛
雪噴秋瓊夏重越少迎泪上溪流上并行歷白日佳景閱万狀孤征
抱結思所感動悽愴安得同心人詠歌共清賞

鈞其室詩 并序

子陵先生抱超世絕俗之心安糠粃世事視万乘如一芥富貴尚安
能淫之乎侯司徒乃欲日暮自屈語言誠癡語也雖与之素舊
豈足窺其心哉知先生者光武一人身三聘而起編道欲獲言
不及反自擬巢父以明素心光武固快不能終屈先生則遂其
志矣世之論者謂先生以風節自高而斥當世愚未嘗不以為過也
若是則有為而為之身夫天之賦于人者有分自聖人能全其天下
是則以其得教之多寡而成性雖聞學漸磨去泰至甚猶不能反
於全先生得天之清涼澹泊而成性者也鱗潛深淵鳳鳴高岡
安其所遇終日游塵誠不足以挽之不然則光武負君也少與其
學以光武知先生之明先生豈不知光武之可與有為乎以賢人
之招而不屈可與有為而不為是矯世立名者豈先生之心哉
在庭復入各司其局可以守成際時清明足遂高蹈羊裘耕
釣樂成天真奚必以泪上以易所性所以縱言不屈率意放礼

正欲示不臣之意也。至於廟漢末興起節義固其高風有以動之。此則仁人利益後世自然之效。非先生素期其如此也。某嘗七過釣其室之下而不獲登。皇慶二年十月六日歸自金陵始獲瞻先生之像于堂。因追誦先生之志而系之以詩。

盜莽絕矣。運雲焰燭方熾。英雄各懷忠藹。匿有所遜。真人一呼。開風雲浩无際。浮埃掃妖孽。盤石奠神器。先生淡无欲。耕釣聊避地。俯首千仞岡。一覽群士戲。故人正九五。樂与共天位。棟梁及梓榆。堂構之粗脩。龍遊白云鄉。美黍寧受繫。事居當盡禮。豈不熟茲茲。義胡為夜牀。足加腹固敬忘。羊裘有何樂。若是志乃遂。高節全一時。善利自百世。桐江助舊遊。山水貯清氣。并堂挹餘風。塵心等蟬蛻。

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佳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摘風雲。論事共樽竿。為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流瀉。今此逢少君。秋月澄霽野。儒術久不振。屏弃如土苴。泮林雖儲材。楛棘亂梧擯。固當距彼行。扶植歸大雅。太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治。

送教參政

大行亘中州，上有千丈松。後歲寒節，豈惟動春風。力可回萬牛，材大古所庸。為國作柱石，屹屹扶棟隆。

秋霜凜清寒，忽化作霖雨。悠悠潮嶺間，草木得其所。上天仁万物，徧覆西土。旦夕徧四方，雲行施此普。

環堵陳單瓢，頌六礪清節。自王輶馬車，時多窮巷轍。勸渠義方教，誤之門外雪。一旦冀北空，報德惟自潔。

旂旄樹胡風，祖道車百兩。衆賓對磨舟，帆舉纜已放。今宵使星出，耿耿魁柄上。鵬翼若垂雲，楚天眇四望。

山中次 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不可止。轍迹每多歧，驅策每審是。古來為己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賦質，雖人珠。秉彛固天啟，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徒，時受提命旦。旦易聽視，不見雄雞冠。亦有犁牛子，所以先覺言。取友尚論世，老魚性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無楫莫知濟，知濟謬悠身。俯仰祇自愧，馬生勲業曾。所稟不當有異，青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為山色。涉澗漱夜齒，歸休旬日間。頗奪塵俗氣，胡為浪鷺喜。松下擁車轡，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質。如晦後晴霽，願子方望洋。渺焉莫覓規，際擗垣難索。

送因親宜慎始

採藥

亭上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幹盤鉄石。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兔絲得所附，鳥衣_也掛千尺。流脂入九地，千歲_也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擷。紅炉轉丹砂，石髓變金_也。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苦促，懼又驚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_也。在兩腋，送菜三万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於老應不識。

贈相士蔣竹山

我昔河內家，舊有知人名。遺書滿天下，誰能得其精。蔣叟從何來，自托老門生。知我三十年，少晤今當明。燕頷侯万里，高肩列蓬瀛。世无負賤人，安別貴与榮。我分已無聞，子言良可驚。何以贈子歸，妙論不在形。

城東南有虎群行，有司命獵者捕其二，以獻。

陰風曠晴空，群虎不畏逐。豈惟牛与羊，亦有山婦哭。昨日當道行，今作机上面。群虎未盡去，何以慰荼毒。

長林肉醉後，怒目方負嵎。何人奮強弩，一矢磨其軀。旧聞_也非將軍，日斃_也三千餘。何如_也知農郡，負子不待驅。

市人何喧_也，縛虎入門闥。前驅挾弓矢，炳蔚尚光彩。操刀競屠割。

童稚亦稱快平生百步威狼藉今何在世事無不然聞者是心哉

種松

青松如袂針植在山之蹊豈惟娛心目歲寒以為期未飽雨露恩
那識棟梁姿蓬蒿塞三徑埋沒誰復知秋風墮百艸秀色不少
衰雖然咫尺根已見數佳種奇君看二十年腰大數十圍雪霜挺堅
操雲漢擎高枝時有白鶴來凡鳥那堪棲兔絲与凌霄丹相附依
青松本貞固不逐衆物移大器固晚成何用嫌暮途願言堅沙下
尾勉待歲時

對竹

主人樹修竹近在桃李場賦性雖不同相友者何傷陽春破桃李
紅白爭低日叩無言自成蹊相媚色与香何心伴坐獨徒引蜂蝶
忙此君心本虛寧逐春風狂嗤嗟桃与李開落那能常

寄友人

丹鳳止高岡衆鳥甘戰羽昂九臯鶴下上得所附江南竹實
多朝陽自軒蒼延頸戛然鳴四顧失其侶豈不念相從天濶
無處所鳳兮歸何時恥与鴻雀伍

主人厭城市愛此林泉居下有石一拳上有松數株念茲冷淡物
可伴憔悴軀所期在晚節俯仰足與娛我心不可轉比石堅

有餘峯頭閣長松歲寒知何如

用潘明之韵贈陶思齋

黃花狎秋霜正色凌寒柯淵明千載士風流今幾何雲仍踵芳躅
餘子不足多老魚在澗石尺水九巨波遠游有壯志拂劍鍾山阿何
當快翱翔為子擊筑歌

又用韵遣興

秋山撼虛林秋水揚素波緩衣踞蟠石怡眎庭樹柯方景良可
惜去日亦已多天寒道路遠奈此兩鬢何興來勿引酒醉飲空
悲歌丈夫有志適慷慨捫大阿

遊里城栖霞寺衆將遷書壑

世運眩聲利長日畢昏曉平生嗜岑寂夙昔事幽討束書扣禪
扃問字來鳥道豈期猿鶴鷺可厭鼙鼙嘯避險辭芳林搜奇
得遙息衆巒巒互起伏郭郭若環抱泉淡源乃長山靜色更好
路窮佳境出人遠塵跡掃木杪梅莫霞雲根被秋艸梵宮消歇
餘別室結構巧道人謂余言寥聞非所寶我忻得所止彼此尚矣
校本心若淵水澄湛勿敢梳既放豈易求唯靜乃能保耳目各有官
外亂中必擾所接絕紛華高明宜可造至虛養吾全有動中其要
學在謹操存寧復蘊神妙此山如有待夜齒今始到歸來二三子

不巢空自悼

蔣聲父和前韵後衆不果遷再用韵

山虛風擅秋林靜露涵曉樓居坐清淨簡冊肆探討豈云尚選樓
盡忘度聞道楚世空谷音為發蘇門嘯黃花成久要紛披烟樹
島落英入齒頰清風溢襟抱石間清芳泉可使顏色好南山有時
人閉戶獨却掃巾車招我來雲道更瑤草我將華佩遊誰構如黃
爭誇魏有珠不悟楚無寶子潮昔尚友從事犯不校一弓西復易空
千頃濁難挽是中存幾何胡乃不自保潤澤普沾濡小艸自膠擾
君看擊海鵬霄壤隨所造車中有幾馬御者握機要事如樞得
環闔闢用皆妙碩莖天衢遂非可一蹴到甚矣猶自欺早哉不堪
悼

酬吳正傳

激江揚清波秀氣產佳士學優言更早神峻志无埃求道本
五經尚友論千禮文詞珠玉價璀璨光燄起烏能遂倒闥抱璞
良有侯咸韶亂桑濮盆盎喜豐饒大道无晦明斯人有臧
否乾坤斡元化晝夜川逝水總已散万殊昭昭一揆巨細含
分差毫釐辨疑似是中有卓然可變非至理從容適中和極
樂非可以要須齊足目豈必務口耳真積乃有功兩馬却成

軌某也獨何人，佔畢聊復爾。曉日謬黑白，前却昧所止。輕塵栖
弱羽，簸蕩天万里。日莫途且長，心遠迹自適。佳篇出壯語，三復
興愧取。古人各許可，名實貴相擬。汝南月旦評，一言定非是。願茲
貌末材，譽論何過侈。神交居匪遙，千里如一陸。意為故不忘，時
能致雙鯉。

五言律詩

暮春郊外

行多勝事，石竇澗流泉。白鳥浮雲外，青山落日邊。風平花弄
地，野迥草連天。春事成牢落，人生一夢然。

遊山先生挽詩

天假文章手，家傳道義心。錦標雲外夢，紫綬日邊音。玉樹留春
色，甘棠鎖暮陰。曾分上池水，遺愛在人心。

遊智者寺

風日景醜，松陰繫紫緇。白雲千載手，黃葉四山秋。地勝樓
臺接，林溪虎豹遊。人生自可樂，此外復何求。

梁朝舊蘭若，雄概北山南。衲子分諸榻，詩翁老一龕。登其生迹興，
引酒縱清談。更有黃冠叟，玄玄得共參。
坐中有趙石泉

贈閣雲屋

五言律

九

聰明大顛老，儒行異其名。傳道千燈續，論文四座驚。雲和虛室
白，山与此心清。禪味真堪悅，何煩酒更傾。

戲題智者法師所浴瓶 玻璃瓶也

膽瓶容七八，恍惚事非真。至道元無相，法身那有塵。掣牙知是妄，題
木即為神。此老如堪起，予言試一詢。

次韵潘明之見勉之作

道迹師何在，才疎學未傳。白駒空永日，華髮已流年。彭澤陶元亮，
南山孟浩然。行藏無芥蒂，杖水碧崖煙。

蕭兄臨行索詩即席賦贈

相逢嗟久別，歸路復因之。我愧今原憲，君非舊白阿。蒙山風鶴落
木，江日數飛鴻。舟颺西流水，明朝定向東。

次韵丘以道

善人不可見，敝帚直千金。往聖淵源在，遺經旨趣深。青燈俱夜
讀，黃卷對朝吟。至道非難致，老傲在此心。久懷聲籍甚，千里致雙魚。官路終推轂，親闈且著書。才名賈
太傅，文學馬相如。輒迹東循海，何時適我閭。

汲。時能幾。遂。夢未醒。自於頭染白。誰解眼垂青。心事沾
泥絮。生涯逐浪萍。何人可私淑。諸老漸凋零。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幸遺書。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翁。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志立修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閔幽宮。

鄭夫人挽辭

早歲勤蘋藻，中年賦柏舟。諸孫昌義族，一子祔靈丘。貞德晴空日，浮生逝水漚。白楊滿虛墓，風動葉飛颺。

己酉余年四十

白髮三千丈，青春四十年。兩牙搖欲落，雙膝痺如纏。強仕非時彥，悲聞愧昔賢。自期終見惡，未忍捨遺編。

花溪道中

板橋橫古渡，村野帶平林。野鴨寒塘靜，山禽曉樹深。雨微風栗烈，雲暗雪侵柔。安道門前水，清遊豈獨吟。

天寒道路遠，此去復何求。適意真為樂，浮生底用憂。雲容低野樹，風力逆溪流。喜見梅花笑，相迎傍驛樓。

浦川方仲現入城從學繼入公門今歸侍親求詩

百里來為學，遠親半載餘。莫雲非故里，秋露濕行車。紅葉裊聲老，黃花雁影疎。漢朝諫吏事，何必業詩書。

五言律

世一

秋夜 巳酉

月落牕仍暗，燈殘卷未收。
家人催杼柚，稚子問更籌。
冷露沾襟夜，懷風樹怯秋。
百年一瞬目，萬慮幾搔頭。
志大空懷璧，交疎少斷金。
半生成白首，十載對青衿。
朝市灰心久，山林托興深。
紅塵多汨沒，清夜幾沈吟。

過太湖

周迴万水入，逶迤数州環。
南極疑无地，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
白浪秋風疾，漁舟意尚閑。

偕璉城南晚望

落日山川迥，淒風鼓角收。
故携童冠出，未傍女牆遊。
橋柱蒼頭起，沙汀燕尾流。
雲烟孤寺塔，燈火萬家樓。
荒草仍嘶馬，微湍莫載舟。
日存皆絕景，心遠豈窮幽。
北顧思皇起，南瞻憶枕侯。
會須擊刃斗，踏月竟歸休。

七言古詩

次韵鄭性之遊多寶寺

瞿曇雪山身，幾年智慧兩足言。
因緣東周伯陽談道德，豹
奇撥隱文五千。江源濫觴委成海，
溉灌凡土流滙溪。溪名山水
占幾盡，金碧突兀凌霞烟。
元和貞士掃糠粃，生衣月界箕

斗纏口籍吭托氣莫吐退則寔後行跋前天文將喪鵬乃賦言
風竟靡鳳不翩北山雲仍嗜墳典時被羽服還進禪寶出多
寶信有得徐卿唱和佳篇連空雲悠々露山迥片石巖々
分泉涓時人見待思涉地雜葑蠅紙相繁纏浮生每嘆虛
過隙因學未足追逝川臥遊倏歎盡禪海長嘯白眼瞻青
天

題延月樓

崦嵫稅駕紅塵息玉鏡飛空天地白蟬娟先得何處多齊
雲帶蒼蔚高百尺清光无私照寰海舉頭千里明長在主人
欲擅四時秋夜已掀簾為延待人生見月幾圓缺今昔人殊同此
月人迷夢覺月晦明終古相磨寧暫歇倚闌清嘯酒莫遲
銅壺催曉輪易歎

酬潘明之

在嘉興未招

華亭谷淡紫烟温老鶴淚空眼垂碧功名千歲衣染墨遠陽
骨撫今幾日華表時來語消息九臯胎化頂未丹海門雲冷
高飛難嗚然長鳴飲清湍何當天風吹羽翰方壺圓嶠
同盤桓

聞潘明之來錢塘因何先生行聊用寄懷

丁未

君不見絳度木強尸相位，問以錢穀莫知對。挈提綱維接領
要，語言明時稱治。又不見知年平準容均輸，秋毫析判供
王需。當年英氣蓋世道，名身後今何如。君方小試居管
庫，褰衣始躡青雲路。謹司出納人難能，談笑麾之有餘裕。
斧斤刀鋸各有執，梓人中立一指顧。道傍腐鼠鳴鵠集，原土
荒叢走狐兔。蠅頭微腥任逐日，石峻泉清豈能汙。仕優為
學心更勤，五車文字晨莫親。置身道義中，尚友古天民。嘉
路濡滯獨鶴存，雞群湖光可人春。事早六橋風暖多芳州，
馬蹄此日復追遊。日際白雲天尚杳，軌憑故人問音信。努
力加雉為君道。

題金月華藥物火候二圖

道涵万物无古今，冲虚无象那可尋。得之于心應于手，大地可
使成黃金。陰符立言始三百，伯陽繼踵明至蹟。千篇萬論從此
興，直指真機二三策。汞鉛龍虎皆假類，道妙先天本非器。鬼
魚未得藉筌蹄，圖上豈堪真索驥。赤城山人揆天根，微辟
與昔將淑人。兩圖先後巨體用，守中謂可存元神。西南地煖
生紫芝，陽精夜已臨。虛危相時發機，奪天巧。太阿凜凜直
堅持，自昔聞之將脫屣。遠置彘偏恐非義，羨君參透此

玄閔片言已泄師傳秘，須信天涯歧路多。三千六百爭相訛，

贈滕玄一 庚戌

玄珠恍惚生秋水，善守谷神寧不死。虛中抱一求諸己，道不
迷人應自述。負笈擔簦空万里，先生年來髣已班。對客時
復談九還，乃主謂可回朱顏。行滕纏足環塵闥，神仙豈必
居三山。

再贈江行父

予少多艱，晚始知學。獲登金仁翁先生之門，雖諄口提耳，
而資稟凡下，放心莫閑。年來多病，志氣衰落，庶復世慮。

迥然有山林遁迹之興，當代君子人自為學，求其趨同意，合者蓋鮮。
行父此來，言論教日，令人覺然。豈惟趨同意，合起我衰落之志，氣
者多矣。緬想先師，潛然出涕，感於行父之行，再歌以贈之。仲元進脩
精恪，可以想見其人。以此為贄，行父過蘭江，遇舊友，足正傳，試一
歌之，正傳其為我有感。

春風吹林兮，集衆芳。英華發兮，朝生光。元氣浩博兮，不可控。博現有
迹兮，求无端。八荒无垠兮，同此天水之涘。今山之巔，貫金石兮，遊魚鳥
楫。操舟兮，輪行車。事有幹兮，物有初。汧流尋源兮，合大同。頑堅繩
壁兮，琢与龍。蘭阜出人兮，芙蓉衣。搥扶闌兮，握要機。交撞互

學兮辭琅已為我起舞兮毛髮張望吾師兮白雲鄉人其逝兮
涕泗滂有美人兮在天方羽翼短兮途路長胡不念我兮歌斷腸

酬趙王相併寄意方存雅

高眠坑尺簡承劫塵升堂絲竹故可溫前修垂訓淑後昆歲月幾何
浩无垠四列三條摩自息奮斬絕枝葉求本根勿教老眼迷紛紜榮觀
處靜為君灌溉方寸融陽春採觚染翰如有神洪流出峽万里奔米
掇奇巧務擬文惟勤割獲情耕耘耒耨空倉困浦陽山人嗜典墳
絕利應可求一源高談驚座雄波翻作詩來為洗睡昏字字圓潔
磨瑤琨平居却掃自掩門夜對燈火朝清曠未契妙理泥語言雖
鶴心遠身雞群四十已矣真無聞羨君仁理有隱淪清特尚復魚
渭濱文詞落筆四千鈞直与元氣相吐吞我鄉諸老名日溲歸然
獨覩靈光存如川趨海知所慕北顧每隔長山雲我有蘭艾沐且
重何時一辨志可伸憑君為我言殷勤

遊龍回寺瑯石雲有何無適草書

蒼鱗作霖回壑裏竟化長岡心却不起何年老僧乘錫來強柴擔
搗万山底瑯石雲名梯如登天俯視竹樹行其巔巖巖起伏呈怪狀
壯若群馬奔吾前何仙已去不復返滿壁龍蛇驚醉眼可於一半委
渠泥况復貼危濕苔蘚山翁摸榻妙入神永和繭紙且逼真初君

勿辭一日力為我留為百世珍君不見二王舊帖皆殘編至今不
惜千金傳

次韵方存雅登八詠樓感舊

巧智相資外馳騫內殆為感黃金注靈明汗澤五霸張地厚天高幾
易處紫陽前澤輝一時浙源遠合江東後回視八表掃秕糠昭融千
載披雲霧直從頷下得明珠彌龍睡困那能護鞭笞膏鶴仙已
歸步武室堂人去先生問道猶典型筆下縱橫五花吐山林嘉
邇名自隨富貴浮塵行所素攝拜欲短子建牆博物猶窮陸機
疏未凭玄暢恍舊遊慨憶前題誰贊助平生喜識一廡德公况
復長哦落霞句已降既見傾蓋親何用咨嗟歲年暮簡編疑缺浩
千万憑藉先知為漫故微辭正欲辨白馬古調寧惟聽朱墀高欽茲
小徑勿敢遊且向康莊問人路

立秋日寄趙璉

蘭皋半慘碧烟萋徘徊不忍竟與魔欲窮目力望江水江風欲
挾雙舟飛歸來復對歎者思才俯首西窓下廐中駿足逐
春風執策臨之盡凡馬拂硯挑燈披竹素朝昏總是懷人處有
時獨倚南面樓不見冥鴻北征路

題趙氏復墳詩卷

山岡擇地身牛眠北山鑿石撐已堅百年豈隴豈易保子孫
為主須親覽眩人无父却知義族屬皆愚罔同利大明疑有
玉為魚祇樹何辭金布地聞孫投懽情農傷青醴既復气
乃揚羨門荆棘為剪伐亭上拱木重生光吁嗟長陵一杯土魂
消骨化今何所寒食誰將飯一盂枯柏蕭蕭泣愁雨

送方存雅遊永嘉

吳公父任永嘉文學約白同往未
幾公父歿今自為此行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芙蓉香消色盡水消落秋氣
颯爽涵冰壺巨壑戴山西岐出中江屹立兩雙浮圖潮聲若松
撞晝夜惴惴不敢鳴鐘魚雁峰南北挿雲漢千尺亂削青

珊瑚靈巖怪聲山鬼秘木夜齒駢終迷途

二蕩靈運所
未見

先生臥遊志已久目擊自勝遙搜圖背宮博士舊膠漆待瓜
未熟行与俱絕絃掛劍歲月改春風夢遠意竟孤竭米清
興復未罷束書負笈爰載驅永嘉與學有祖述伊洛餘澤
猶沾濡水心百年仰文獻心齋一世稱範模詞章間學各有得
耿々輩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鑒收拾佳趣歸笑奴平生
遠游有志願百束不得為君徒待君相載珠玉富敬誦想像
聊為娛

送諸暨俞州判

七言古

廿八

北風蕭蕭吹江蘆，清霜載道水在隴。奚奴束書催上車，政成老婦
歸京都。豈陽眇然天一隅，里閭凋瘵頽頽。抗負文標，臂衆暴房。
揆囊肚篋，爭捐軀。天民秉彜，同好德。帶牛犇為飢寒，驅倅州
寬惠。別淑慝，瘳惡。豈必連妻孥，日棠蔽蒂有餘蔭。百里寧謐
無接桴，存心忠孝本天性。為政固與常人殊，壽昌自樂歸河中。
希文隱憂居江湖，白雲舍近畢至願。青霄路迥寧躊躇，前年
頓早遍八區。一夫不獲，今豈無。願君易地盡仁愛，迎淳敦俗儒
吾儒。

馮公嶺

層巒疊嶂危相倚，亂若飄風湧秋水。寒松荒草間蒼黃，照眼崢
嶸三十里。初如井底觀空虛，一峰巍然中獨尊。縈回百折至絕頂，
俯視衆嶺未兒孫。人言此山插霄漢，馬不容鞭僕天嘆。攀援
何異蜀道難，氣竭神疲背無汗。熟視徐行路，覺平心寬意適。
步更輕，志須預定自遠到。世事豈得終無成，我來正值窮冬月。
倚杖巖前嚼松雪，午店烟生野飯香。陽坡日近梅花發，奇語悠
悠行路人。乾坤設險君勿嗔，肯中芥蒂未盡去。須信坦道多荆
榛。

題姑蘇其室

七言古

先

姑蘇城上姑種墓青山百里城眉開平郊如掌思清遠昔人樂極
曾生哀大讎未復敵不死壯志消磨侈心起會稽提甲功自多
種蠶淡謀誠未已不知佳治能傾國莫朝醉春色勳臣扶眼
視東門越女還為越人保只今興廢總成空惟餘碧州搖蕩風
可憐千古墓前水不洗當年南東恥

雨華臺

大江斷後誰絕前右踞蒼虎龍左蟠英雄角逐三百載庭花玉
樹歌聲殘王氣消磨城郭改荒村古木樓寒烟我來兩月不出
戶登臺始覺天宇寬城中樓現在井底環視百里皆峰巒烈風
拔樹雲蔽野飛電霹靂馳蜿蜒虛亭坐視河海湧平地之見波
濤翻天開鬪掃群響息空翠削出雅和山陰陽雷雨寧反覆
手向來喜懼滅无流興亡世事亦如此俯仰千歲須史冊

春城晚步分教字

紅樓鼓歇烏輪墮淺水橫舟弄漁火春風生草雉堞青隨處
軟茵供小坐斷烟飛鳥入香冥闕市行人競么麼溪城斗大无
遠趣目礙雲山淡瑣七驂驅聘駕路或迷惆悵擡枋非左
歸同三子歌考槃茫茫宇宙誰知我

友人招飲榴花下

七言古

得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
萬枝濃綠幻春色，鮮葩并蕊依森心。
祝融行步過九地，誤縱炬火燒園林。
艷粧多日色更好，冷_口著雨紅丸淡。
浩歌相對作痛飲，有花爲伴非孤斟。
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_口供微吟。
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
會須秋風折珠寶，當載樽酒相追尋。

七言律詩

送焦達夫

戊申

宦遊南土侍親闈，此日還鄉被綵衣。
幾度論文方契合，一言話別忍相違。
長風送棹江聲急，落日橫雲雁影微。
水際梅花如舊識，冷容對客共依依。

贈王斗山

骨肉斯文氣味投，春風芳藻憶同遊。
故人別後無青眼，此日相逢笑白頭。
匣劍光橫南斗夜，鳳梧陰冷現山秋。
唯應且試連螯手，未許江干下直鉤。

謝趙南甫遺著

天產瑰奇淮蔡鄉，後揮奇數肇羲皇。
靈龜入地千年老，神艾當陽十尺長。
遠寄江湖憑驛驛，喜歸蓬蓽對書牀。
玩占从此無疑事，感物思人意不忘。

次韵蒲明之易中中陶思齋所製并跋之

漉酒當年制巧從，雲孫此日藝仍工。
接羅倒著情猶適，章甫从宜志未窮。
西漢神仙新事業，前唐進士舊家風。
自憐短帽无心整，鏡裏愁看兩鬢皤。

三月十五夜登迎華現

夜淚未此倚闌干，千里樓臺俯首看。
月到中天花影正，露零平地草光寒。
氣清更覺山川近，意遠從知宇宙寬。
長嘯一聲雲外落，幾家兒女夢初殘。

青田大鶴洞

有葉法善試劍石，旧有玉准算子，上復有青牛在

榕影扶疎路九回，仙家那復著塵埃。
山間田在牛終隱，石上巢空鶴下來。
丹灶無灰惟白草，劍鋒有迹自蒼苔。
洞中道士今何处，三扣雲關杳莫開。

放棹行

安溪湖平行棹多，黃頭豎兒倚棹歌。
梅花焙眼送寒色，酒暈看臉生春和。
炎涼世態翻覆手，江水長靜風吹波。
出門一笑天万里，白鷗浩蕩如吾何。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癸丑

磨崖自古鬪苔痕，敗葉飛蕪徑可捫。
靈運詩存池尚泮，剡郎仙

去洞無門潮來江濶山風急日落雲橫海氣昏欲望城中登絕頂腥膻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過中川一棹雲西巖燕負此良辰紫芝峰下長松晚綠野橋邊流水春竹杖荷身行樂客桃花映臉醉歸人道傍孝子何羊墓宿州蕭瑟暗莫塵

西山万家亭

亂峰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事陳百里江流紫綫帶滿城空室比魚鱗野僧倚竹菊留客山鳥穿林啼喚人落日亭中一杯酒

何羊復此對晴春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關赤龍空恨潛赤龍起水祇餘蒼隴對鍾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日閑西關歸然王冢丈地宮瀟偃月共潺湲

九月十七日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丘黃花覆地初經雨白雁橫雲帶遠秋城郭已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空流袖僧八十仍多病收淚殷勤說故憂

春夜次韻

飢鳥驚鷓起南枝，夢入槐柯覺亦悲。
花裏樓臺春到日，竹間牕戶月來遲。
簾重翠被煖存火，燈落紅星硯汗池。
可惜風光半臺土，明朝火急報君知。

兩部蛙聲似打衙，披衣清坐厭絳譚。
門同靖節日長閑，家近相如意可賒。
低幕風生翻宿燕，小簷雨歇落輕花。
玉琴聲斷尋幽夢，回首西牕月未斜。

送余之問赴烏其生

江南佳處萃金陵，早歲遊魂壯氣伸。
月旦當年曾許子，平原今日更須令。

鷹鷂得意三秋翮，鴻雁隨陽万里身。
入手功名便回首，白雲深處有鯨魚。

次韻子昭

經德无回貴自持，人心未信肯天欺。
終朝辨貨規揚震，未必償金汗不疑。
弱升霜零知勁艸，健翔風薄寄深枝。
公庭事簡多休沐，舉亦同吟四壯詩。

次韻王中齋燈拱翠樓詩

曾醉危樓坐石坡，彈箏擊箏醉婆娑。
蓬飛已改流年鬢，木老猶存旧日柯。
紅樹參差秋水遠，碧山高下夕陽多。
此時還縱西風

眼共倚闌干起浩歌

秋暮有懷

十二闌干倚翠微，露華寒重逼羅衣。
石天連水思空遠，衰柳滿庭人未歸。
秋雨樓臺幾寂寞，春風院落自芳菲。
青霄自有鴻雁有，青霄侶為隔閑雲尚獨飛。

次韻王景元春暮

茂林陰裏挹胡床，晴喜天然春帳張。
水覆落花紅浪遠，壑翻翠秀夢翠雲長。
春塘絮盡風無力，曉樹枝明露有光。
隨分眼前生意足，對臆野州發出香。

寄許克勤

小牕灯火對法歌，按蹟鉤弓表不頗。
有志定須搏北海，離群應是老西河。
雲翻雨覆交情薄，濶靡波頽末學多。
清夜沈吟正相憶，柯山月落碧苔花。

七言絕句

即席用種世賢韵送郭子昭

攬轡春風入駿蹄，西堤烟柳護晴溪。
黃鸝自有留人意，相對殘紅不忍啼。

數載燈窓年硯新，往來問字不辭頻。
于今便有雲泥隔，折柳亭

前又送人

落花高下弄霏微，多少離愁付笛吹。
別後故人休忘却，與君重賦渭城詩。

社日

秋豚已脂野雞肥，咲對西風把酒卮。
有耳欲聽塵裏事，任教聾聵不須治。

哭空谷師

甘棠遺教繼高陽，衣染緇塵染法王。
四十七年成大夢，那知今度夢尤忘。

雁禽群得意，飛掠巢秋靜羽毛。
微不知何處，逢增繳雲冷。空江夜不歸。

霜入楓林葉已丹，鳳鳴籟動助悲酸。
山人歸去鶴空怨，清夜月高榕影意。

次韻潘明之秋思

西風冉冉鬢毛侵，鳳老梧衰鎖夕陰。
倚遍闌干重回首，斷鴻千里暮雲淡。

靈槎夢徹漏聲殘，河漢九霄動碧瀾。
闐闐班齊香案近，天衢月白露華寒。

舟中贈建

行人流水共悠悠，雨洒溪風萬點愁。
別棹不來天欲暮，倚絃無語看浮漚。

過西湖

不見湖光十五年，滿堤烟雨復乘舡。
蕩荷岬柳潭依憶，騎上星只自憐。

夜過黃泥渡

夜淡風息水安流，白雁黃蘆滿眼秋。
行李蕭蕭官棹穩，臥看明月過黃州。

卷之一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

賦

擬古戰場賦

客有好遊者，贏金帶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謂皆始於足下。蒼將追暨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于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坂，途平馬疾，地險車緩，或臨浹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拍之虛曠，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信山陵，前左大江，紛灌莽之香，鬱叢薄之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其教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量，豈古人有事于此，遺迹尚

賦

一

存乎渺茫周迴隱々若城郭之滄逸交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所
續綿延將百雉類乎繁甬道以取粟於教倉其下而漸漬者蓋
昔池而今隍毀轅敗幅朽島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
乎鋒鏑是時也林木將脫原州未黃風颭々兮吹賴日淡々兮流
光羌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駕至久而至于野人
之離落君彼放老而訊之然後知為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
陳迹肆盤桓以夷猶不忍去者累日行戰地予遺址連井龜綴壁
壘守則負險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細
想英雄角力于斯地也策卒若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稼稍
賣刀劍而冒牛犢負育之士有摩挾厲勇敵虜虎捷若飛鵠一鼓
氣作三合容肅雷轟駭石電掣神靈奮戈揚盾穿胸洞腹短兵互
接鉄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亂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
集厚陳而制勝或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弦矢不遺鏃捷骸
為現斷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因直戰共而虞大劍以今度古不能
盡變化之万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猶信宿是以竹樹
吞吐烟塵之表日旒旒乎昆陽之旌旗鶴鶴嗙嗙風雲之間耳
曠々乎八公之外木月白兮彌皓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
爭城爭地而暴白骨如神嘗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

夫達者而現之何異左帝而右蜀也哉方今堪輿塊北開統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邊荒莫敢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曉此大壚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于發生之仁熙如登春臺而享大年之物于是舞干羽于兩階朝衣冠之萬國

序

贈李仲謙序

古之教者自里閭至國都皆有學自八歲至成人皆有教其教之術固詳及其歸禮樂二端而已抑俎豆登降音器歌舞為之禮樂乎哉反心求于我心則敬者禮之原和者樂之本然所以動息有存不使斯須去身者正以培植其本原積于中者廣大成全則其氣於外者沛然有餘措諸其事業無不當蓋内外交養而相為用也三代而下教者異法至于以文評話人可謂外其所當務而今復翰墨詩章論材抑末矣東陽縣博李君仲謙既蒞事執脯脩之贄於郡庠而其適與之會視其容貌甚溫聽其言舒徐而有文度幾習于禮樂者君故名家其所養有素願推所蘊以淑諸人人俾學者幡然知禮樂為先務厚其積而痛抑其末斯善矣東陽為婺望具山水佳秀之氣所鍾名哲輩出今以經學

序

三

文章名家者有其人、昔子賤治邑所父事者三人、凡事者五人、矧君掌教鄉邑、而年且富、是宜致先覺之所為、取人之善、以為善、且古教人者、必以身先之、而聖賢之聞、未易造、幸君亦无虧一篑之功、以率先之、將見百里彬々于禮樂、豈不盛歟、后教日來、別求贈言、謬書此為李君勉。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理縣東南山水佳處、自天台赤城、蜿蜒盤礴、綿延數里、亘為玉山、又數十百里、峙為雙峴、徑野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山、深秀特奇、水必源于其間、稽之郡乘、浙江之浸、實肇林壑

之下、經流曼衍、過于双溪、城南澄瑩甘美、瀾湧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瀕洞奔放、勢可勝万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巨、終至于不可量也、山結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必有奇俊超邁、不規于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果旨酒、人皆得以為利、士君子之教、詩書修辭、蹈禮者藉、滿耳、而余之所見、多侈辭宏論、凌絕卓絕、聽其言、理其意、康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駕下、固不足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于此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未終、居交、往年遇古愚于市、友余種世吳、指曰、此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于金陵、預言、今行矣、揖而過、不

暇文一語。余重恨之。皇慶二年夏。余游金陵。而君尚在講席。其
氣粹溫。其儀濟躋。誦其文。若詩。皆清平古雅。余向之有待而
欲見者。其在古。愚予乎。夫聖人之道。常道也。不出于君臣父子夫婦
昆弟朋友。應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非有絕俗離倫
幻視天地。凌等世故。如老佛入之所云者。其道雖存于方冊。而不明
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來千五百
年。英才多矣。而有昧于是者。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躐于千五百年
之才。而獨有見于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因當
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碩實有益于己。而止何庸
倔強自恚。披奇務新。力与作者爭衡。又將輾而踐之哉。古之立言
者。誦于口。而可以心存。存于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
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于事。
是則老佛之流之說。不為老佛之說者。措之事。固不能行于陸
步。而自理其身。肩可以為善人。則好為異說者。其風又下於彼
矣。道在天地間。知博精微。非可以操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
決背。售其說。而競後息。欲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
氣和心廣。余堂欲与從容。備之。而以滿秩解去。君采芹藻之美。將
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說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為子勉也。子

固余所敬也。

送郭子昭序

君子尚志，修己以及人，偏廢學也。然下學上達，功不可量，可仕而仕，進退有義，故自治常嚴，而及人者不汲。學每病于滿，與怠，自滿者不思益，意怠者不足有為。如是則所為謂及人者，豈果有志于行道哉？亦慕榮務得而已。爾進修以為之本，可仕之幾，合于義由是而行，其志焉？君子固所願也。今之仕者，必欲登風憲之門，謂無掣肘之虞，得以遂其志，暨入其闕，乃無所志，而可恥者有之矣。吾友汝南郭君子昭，自北東憲史遷浙西，復升為御史，椽好善惡，惡介潔平。

所至有聲，言者余與子昭同受業於仁山先生，特師門數十人，惟子昭與余合志以求道，溫厚靜恭，不汨流輩，群會无長語，晝講拜有終，夜執經問辨，析理較毫縷，率下漏過半，度極俱罷，抵足臥覺，則復共索所未悟，稍閉各言其志，思直漏易弊，存者以邁，日珥常若是者，甚久，後雖從仕，時相過語，不改不遷，別五載，復會金陵，道平生驩，皆叙離群而自致者。子昭偏循大江之南，獲交當世君子，多隨其高下，師尊之友，接之所自得者，益廣，而其正本大綱，不倍師說。大夫士論子昭當官廉慎，有補公道，如出一口，是子志真可尚，滿與怠之心未常生，而於修己及人，而無愧矣。為憲椽史，三考滿秩，捧檣符

上京都、類吏部選調九品官常事爾未足為子喜、方今拔類獎賢以子之才、何所不至、夫年進則責備其德、位升則愈大其任、惟萬其勛志、不忘所能、而知所亡、實於中以應求者、不負其名、則官之崇卑、非所較也、余性不喜諂、且知子昭最淡、常慕淵路相贈、久而余亦為千里游、故以為贈、

送林中丞序

漢自蕭何、以佐命為相國、而曹參次之、二人皆更也、故終漢世選官多繇更、後雖設科博舉、而繇更進者、未嘗廢名公、卿大夫、今可拊數者、班也、而自郎、思更、積功致大位者、尤卓然如于定國、楊震、陳蕃、

王允、寇恂、山異、趙廣漢、張敞、輩數十人、皆繇是出、蓋天地儲材、以為時用、視上之所好、而趨之、得其人、皆足以輔化興治、不必較其所從來也、然昔之進者、惟自更、遂莫不尊德、問學、秉義、守禮、尚廉、取謹、節行、故能師表、當時、流芳千載、非持標筆、書牘、玩法、舞文、而已、聖朝混一之初、草文章、取士之弊、它科目未設、遂官類、類漢法、而庶人在官者、皆以年勞、叙遷、可計日以俟、進、其任用之重、蓋過於漢矣、故得人、有為、名公、卿大夫、亦不愧於古、永嘉、林君中川、久故、儒家、抱問、海宇、而業、吏自縣、若州、累升、至於郡、來是、郡居、數載、編歷、諸曹、上官、稱其能、下民、服其明、士大夫、誦其廉、休日、每訪、余為、文字、文、言、體、

皆有理致賦詩則雅而清新語政事則優熟柔純熟不迫不弛可謂才矣。處郡曹滿三考被省符領州縣幕常事不可計日而取也。以君之才宜有知者豈久拘滯常文而局縮於此耶。歸是而為大夫卿公亦豈異哉。今大府循例更調天台夫瓊臺華鼎頂桐柏石橋皆山水清絕奇勝生平欲嘯傲其間而夢寐未能也。月夜或以無害督部邑當窮極幽處融其景物寫之聲詩因風以示使得臥而游之亦幸甚也。君之行凡交友能為詩者皆歌以贈其詞於辭姑序此為別。

送尉彥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于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孝弟之實以敦德行故有興以示勸簡糾以教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奉教之者若是其為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彫鐫鏤刻破碎支離披靡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聖朝教尚實行故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道意欲尉君彥明北方之學者也。素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雅度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為聲詩

慷慨感激清竒俊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明
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彥明必能取之以為吟咏之資
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于彥明者不止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
大司徒所統之取位雖卑而責實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
惟業于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衆受教者少則責效也
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
不可外乎經彥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于館下者皆知求之于經聽
之於已誠立行成濟然為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明德
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彥

明其宿意焉

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
散居四方以國為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牒不傳
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為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
克勤生於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
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勵好學不倦孜孜汲汲于文字間者有年矣謂
學者將以行之崇試于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仁有道有司
為其墮為其多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

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為之、蓋俾上乎有
餘裕也、抑愚嘗有聞、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况小言破道、小辨害
義、克勤之質、當不止于博聞、記問而止、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
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賤工功名
之會、將挈子而行矣、其子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章、皆非
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所
克勤之不忘、斯言、而其志、欲以自勉云尔、

送遂公平赴武義教序

武川居金華上游、地狹而土肥、有高山茂林、所產者棟梁之奇材、
東南之美、前以其民富庶、而風俗勁多、旧為東萊先生講業之地、
其流風餘教、猶有存者、士大夫能道詩書、通古今者、往有之、預
宮承前代之舊、歷年之久、幾不能待、且兩前後掌教者、雖欲經
營葺理之、而屢不果、昔者吾友掌教是邑、歷為余道者如此、
今遂君東平往、而繼茲取也、當講明道義、以紹東萊先生之遺
風、興起學校、以光前人之舊業、尚勉之、故遂君年富而志廣、好學
而有文、以大材而居小任、其德業必有足聽聞者、某當洗耳以俟、

記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壙記

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避山先生殺之義爲人曾祖
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妣某氏先公生于宋淳祐癸卯四月
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爲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
調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
至元溫一區守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
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淳梁州事秩滿引
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提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于書無所
不讀研窮精淡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孝
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
于人人爲所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教
親爲督程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
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爲詳察熟慮而治之
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鄰之負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
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疎皆哭出涕始娶同里黃氏
先逝生男益之天以仲見判諱某次男某爲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
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某庶女尚幼孫男
六孫女四昇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
延祐乙卯十一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

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職納
諸壙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穎川因家焉至元十
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碑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有戰
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德氏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
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擒
其七賊知之遠引衆出與官軍道殊謀知賊已過還擊斃其衆擊
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
誘初附五營衆為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誣誤
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優其渠而撫其餘統帥從之事
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
治中州之清化聚衆為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
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道并江張先生須講明伊洛之學潛心探
索究其指歸行字德懋顯聞於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郎鎮江早蠲民租九万五千石既而以飛
語復徵民無從出則勞暑求辦公始蒞職臺移覆其當僚堂
皆懲誘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為任按行聽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

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
司以言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于死寧便文字營力
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七
万人而沈骸腐齒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
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為難
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
其患公巡部勸分飢食徙復且督修圩垸以防後災居取踰三歲
刺汝發庸不憚強禦凡以為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和以基
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飢郡縣財粟俱竭獨徵賄積蠹者為錢猶
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之持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
之中承廉公語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為忤是謂
人曰吾佐得趙君尚何憂門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因所謂義
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絀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為得亦難
能哉叔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其臺都事極
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遠之今上時在東宮
雅知公賢淡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漣東
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將諭再三賜以衣段使
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

遠矣。稽舜、公尊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与天通，舉不違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与。前按察使劉公仲脩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袞，即致仕而歸。君子以為勇，可以勵苟得，忘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舟自淮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侵，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累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揀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万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与憲銓，常出入門下，浹自媒。公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謂道之，其人大恨。久之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之，鏘之，充何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杜以元直，廼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略，輕視群臣，至不冠，利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祇謂之慙，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群臣，公孫和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為之，低徊不廢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群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為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于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知，蓋公之為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于天性，其為政，知大體，汲以教化，風俗為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

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淳于人人其行已大節似
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
順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无旁固不待鄙述
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心慊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
行雖足以為稱非大節所存則略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
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于斯能即其事以
求其心於其所已能^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三

啟

答潘明之啟

辛亥歲以厚幣相招欲使廢學家塾辨一進書
來欲不廢學而受招

右某啟伏以賢如鮑叔知管仲而分財貴若陳蕃禮徐卿而下榻古
來交契素尚心孚雖云同氣而相求益亦善言敬而可久拍肩執杖以
為合莫逃子厚之譏巧言令色鮮矣仁宜服仲尼之訓責善者朋
友之道為利乃盜跖之徒歲在龍蛇始識荊州之面目陪燕喜寧
鄙牛醫之兒入幙為賓升堂拜母插架三萬軸許觀人間未見之
書主家十二樓時觀帳後所列之樂反覆究六經之蘊奧上下諷千

啟

一

載之興衰風雨對牀煙雲入筆類律呂之相應曾損虎之不如豈麾
不去招不來必進以禮退以義某窮鄉晚學下里陳人丁世路之
多艱備嘗險阻入闈闈而僑處何所見聞慕古道直者望洋得
碩師不能卒業哲人其萎矣無從挹座上春風至學難知哉祇
徒映牕前夜雪心思既竭寢食慮忘嗟四十而無聞斯此生而休
問貧無僮石猶寄鷓鴣之枝誰有贏金姑挾兔園之冊已踰
十載所得幾何寧甘啣耳以駱心尚騰沾體而塗足豈謂歎人
之垂躬忽塵聘幣之下臨昨已引辭實坐亭制載酒殺後學
揚子雲詎敢拒之有車轍在門陳孺子之所喜者言之諄復
命更丁寧最後錦箋之褒詞仍許素餐而無任載之載笑食豈
無薛公之魚且戰且耕世那有揚州之鶴此蓋伏遇明之少府穆
君英資挺特德性剛明不倚富而驕人肯折節而下士龍象傳家東
萊之舊學讀淑人紫陽之遺書此秀才展拓得聞積誠立意豈有
不動筮庫飽莊溪之風月冠綬為花縣之神仙薦剏苑馳驅
騰可冀暴公子之名聞已舊宜披緝衣而來剏更生之學積既
浹終植青藜而煥然以軒冕為餘事長挹蘭綸以自娛重煩行人
之再三欲得愚者之一慮如某者卑汙無似齷齪自將謂居交
際之間宜急義利之辨龍門淡濶倘能容俗客之登魚書殷勤

勿復通方兄之意其為報謝周暨敷陳謹具啟事捧詣階
候塵謝伏惟垂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

上憲使劄約齋啟

薛舉茂異

一經猶抱恨皓首而無成三語初投喜青霄之有接立身何似知
難酬伏念其家故業儒幼肯承由子屬宇宙之遷變致身世之
羈孤勤戾萬軸書已成煨燼之末頽淵五十畝竟歸無何之鄉
顛幾生塵席不暇煖日忽其易暮心違而何之欲奮蹇足
於長途思繼先人之墜緒孫總校冊与晚難而俱興韓堂拱火對
秋虫而共語淡乎無味得不償勞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欲學之荒
陋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沂伊洛之原可改夫子之墻而見宗
廟之美携手提耳諱然而命之測海窺天觀乎其大也譬焉山方
覆一篑而進微哲人夢奠兩楹之間欲為托驥之蠅遂作喪家之
狗更嘗鑽仰終止謬悠僅不失身無能改德放淡林而友麋鹿
何異囊中之錐集敗甕而鳴醴雞有來戶外之屨祇糊其口豈
豈好為師不圖擅高科之美名而乃出崇基之特命得非所望聞之者
驚雖率土之濱莫非臣然中人以下難語上何寒士併懽于大厦實
化工轉運於洪鈞為其不求是以見取惟茂材異等之舉始西都
元封之時必先定於鄉評然後偕於計吏蓋多得特達清修之士寧

啟

三

容則守常聞尊之人是豈虛名彼副實用欽惟八朝立法而選
選亦舉前代故典而設施取之者聞所聞之靡好爵將仰之覺後
覺容可素養自孔子而下君臣之職分則學校之良教育之責重
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事變之機維物
理之貫通鬼神之出禮樂之著先致知是為博文之要主持教以收
復禮之功豈口身之云然且足日之俱到是須自得于己而後可
及乎人詎謂下愚可當大任是以背翻愧汗而履履容維鶴在鼎預
知被服之不稱彼鴉集泮終見倚席而無堪勿謂兩生之亦不貽
多士之孤信非長語允出衷情茲為欣遇憲使詹事資政相公約齋
先生中負鉅儒三朝碩德氣和而行粹心正而意誠疏太傅之官雖成
寧許出閤而歸鄉里且恭公子之名已舊今睹持斧而來海瀕暫為一
道之福星將作人荒之霖雨蒞政伊始求才為先門不停賓亦亟禮
容遂使蓬蒿之迹亦居桃李之蹊某敢不深感盛心大究所學庶幾
揚之糠粃耳此時恐有累於高明評之砥之于將成他日或可歸於
陶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瀋縣尉啟

薦鶚騰中丞之疏敢過虛名烹魚得故人之書有勲善頌在諸
過榮于華表交情未絕于布衣先繫珠璣春回蓬華七葉莫

啟

四

報三復淡藏共惟其官積善之餘流方甚遠學能鱗于南國喬木
之家獨存展驥足於西淮甘棠之芴故在有先覺親誨冰于伯澤宜
後昆益後治其洪源左圖右書窮往古未今之理朝經暮史非尋
章摘句之儒粟賦把剛明之資變化成精粹之氣學惟為心寡
驚人久盤礴于胸中時發揮于筆下錦心綉口將追韓杜之踪
畫銀鉤欲接鍾王之武或笑談資釋氏之空性或遊戲假莊王之
寓言不私其身將用於世登青雲而排閭閻万里壯遊行里涉以
佩銅章一官自試謹出納之司而會計當習平準之書而輕重以
暫停滇海之鵬程小聽華亭之鶴淚方聞名之籍甚忽賦詞而歸

未謂宜綴視州之清班乃復作爛柯之仙隱江山行大猷之取北郭應
無狐狸深水傳孟郊之詩西望當有鷓鴣念其天資雅學
明迂疎道則高美若登天不可幾及近出涇溪而觀海奚以
多碩方仰弥高鑽弥堅豈謂德可大業可久鷗鳧野性浮于
江湖則誠宜駕駘短材加之羈勒必致蹶雖無吟風弄月自得之
樂亦有傍花隨柳適情之遊夫何為哉如斯而心周敷要鄉黨之譽
復懶曳侯王之裾門誣動長官之知塵此秀才之序已非素志徒增
汗顏踰垣而避豈自高掛瓢而飲亦可喜昨已投書而辭謝忽承
語之殷勤感極而慙懷之弗替其惟知慕學寧冀崇身沮溺

之道非中庸。亂倫焉可。孔孟之言有天命。際道何為。復有強。母。弟。

賀趙汝澗陸行其治書啟

恭審北闕傳宣。南星貳憲。橫榻異敷。沐雨露于九天。簪筆總樞。凜風霜于十道。小人破胆。君子彈冠。伏惟某官。浩氣蟠空。清規照世。由學而大中。尚全以體仁。庶欲破剛。外物不屈。能已見善。有如不及。除惡。惟務。蘊崇。既尊所聞。行所知。使頑者廉。懦者立。橫流砥柱。疑事元龜。馳列駕以開衡岳之雲。鼓歸棹而載湘潭之八叔。誦書說禮。采樂以忘憂。制芟荷。集芙蓉。確乎不拔。產棟梁。固為時

用。豈丘壑所能久留。元祿星中之評。起持浙右之節。風飛雷厲。鬼泣神殊。澄清登車。破吳會。女如負之黨。便宜發粟。活江湖。且飢之。氏當道。適逢于豺狼。蹤

逢于鵲。蛛解紛糾於盤根之際。遂

舊貫于立談之間。至今去思。傳為奇事。峻躋烏府。高泛紅蓮。謂司處荆揚之選。俾舉職居京畿之近。締知明主。並稱直臣。使者被繡衣。上注意。海邦之右。天孫織雲錦。親承恩。香案之前。威感山川。先生原隰。七郡。遽興善治。列城自無冤民。行屬具而兩隨。祭東阡而賜茗。所播公溥。自契神明。進陟副端。實符眾望。昔在廷。皆知憚黯。今印無以易堯白簡。絳牒耳目。暫司于察視。內屏黃閣。

腹心有待於論思人所共聞理之必至其愧識韓之太晚并知管之
最淡輒生得上于龍門欣逢盛事賀客敢私于燕廈用布歎
賀憲使敬威御除江西參政啟

恭審漁奉明御升參大御柄外開政府任尤重于洪都高炳台階
輝亭周于南海除書南下近吏斯來切惟天朝分省之規蓋循晉
室行畫之制德澤於加于万里嘉謀兼賴于衆賢肆選直才共
興善治得人無競有識交懽共惟某官受世簪纓在庭詩禮溫
豈弟藹和氣以接人中正直方南秋霜而蒞政仁心及物准並鎮
淨完元經一字之微大闡乃翁之奧學正史百家之義承親承
外氏之遺文皆自得之空跡庸發揮于事業廉貪立懦澄源清流出
阜邦財優游莫海之利貳司國憲增重橫榻之威均賦貢于故曹
進摠謨于宥府從容引退簡畚益隆許考來海瀕勝之之者自
矣攬轡清天下孟博之志慨然惟舉宏綱豈可細物去良苗之
根莠新泮水之宮墻原隰光生狐兔跡掃私喜福星之徧照依
驚化雨之遐沾毗贊鈞衡暫處藩維之遠燮調彫鳳端居廊廟
之尊某自揆迂疎誤蒙顧予欣聞異渥已陪燕賀之行欲既
懽驚復贊魚緘之贄

賀蕭北野萬戶破賊啟

啟

七

北野四世祖御史大夫開國南勳方之役矣開命立行與小校
三人晝夜兼行八日至霸先是諸軍會者數以方 戶十餘
人皆碩望莫肯出兵侯至詰前失自以輕軍衝盪擄集巢
穴且與衆預定滅賊之期後皆如所料都帥命諸將羅拜
以寵之

右某啟共審征蠻任重平恭功多勇而有仁教三軍之士氣并
遺策奠千里之居民露布升朝凱歌載道嘗謂兵雖為器
武以止戈堯舜時雍且命皋陶作士虞芮既質猶迎太公為師
居安慮危有備无患故於農事之內即寓軍政其中兼行在田

已辨鼓鐸鑼鏡之用爰闢為陣復闢坐作進退之方靜足相維
動而必克後世募從之制起三代詰糾之政荒聚不義而投不仁
忽者敗而貪者破放死則可為也不教是謂毒之然而苟者王
師智當謀帥能將則多而並辦善戰則弱可敵強自平是而
功已修文而為治桃林牛華山馬武事何庸郊數鳳宮沼龍休徵
備至方四海之咸若依一隅之震鷲豈羽牧之失宜致草竊之肆
毒固將安潢池之衆奈久聚綠林之羣天討有加官軍既集當
決機而取勝乃列壁而浹居欲尚巧運斯養虎以成患不如乘
勢將縱賊而遺誰顧方略之如公宜聞知而有命共惟某官山

河間氣宇宙英風擊南滇之三千吞雲夢者八九偉哉異器爲
生名家漢室龍興鄒彥之功第一周官虎氏丁公之爵幾傳
學泉流而淵涵思雲停而水止垂孤有四方之志投筆建万里
之度說禮樂而敦詩書在軍旅不忘俎豆以其餘力旁及百家談
多較而何劣事應機而必中令下之日行不違時服矢誓多素
學固万人之敵披甲上馬用奇將三騎而從視彼釜中之魚豈
其不底之智司馬八日至閩右神速折新城之陰謀光弼中夜入
洛陽號令變行營之精彩披地圖而知險要數軍實以關外
徒間謀既明女毋詐盡露肆衝突而莫禦漸散離而就擒微
側游竟須伏波而可滅智高小醜待武襄而後平剪除逆鯢廓
清烟瘴戒干戈之載戢懼玉石之俱焚亦有旄倪甘從仔虜君
見渚侯將皆膝行而入門右招十九人設血飲以成事山川如昔烟
火復安競嘉鼓而歸來羅靈韞而迎拜人爭趨而賀戰勝公自
退而不言功龍鼠甚微豈盡千鈞之發海鰲能巨試看一鈞而
連有淡蘊而未揚寧淺窺之可測我知已審言大非諛其與鹿
豕遊後燕雀賀聞雞聲而起舞焉用腐儒銘麟閣而請勳
以俟君子庶从抵掌徒切傾心謹具啟事塵賀伏惟台慈俯賜
鑒念不宣謹啟延祐二年十一月日後學金華許某啟

文

復張子長文

二儀垓圮萬彙阜生氣立于表人生其間得形質之正賦性命之
全猶七尺而充塞宇宙量方寸而包括乾坤備其體而極其用唯
聖人其至焉若夫哲人知幾君子務本微闡顯幽探賾索隱相
彼稼穡基此耕墾步終海岳足始尋引戰已親心勤七懇一豈尚
能順惟懇不敏盡其心危微万變參伍下器上道未今往心融
一理而會通貫萬事之旁午學不究于至善人雖生而何補尔
乃反身而誠修己以敬心存道德膺服謨訓期不違以鼎祚必有
事而希孟欲內外之兩得豈口耳之四寸及乎心廣體胖面祥背益
知本先而末後乃旁通而曲暢稽理亂臨至興亡涉百氏狎怪莊
或遊戲翰墨或發揮文章既自得于龜勉隨所往而徜徉其
家也癯癯痛草門水飲蔬食秋燈蘭編春雨耜入則家庭无
間言出則鄉黨有美譽吟風弄月總閑情隨柳傍花皆樂意
其通則致无弊達礼樂振遺音辺淳朴富貴若固有俯仰无
愧怍然藏器待時居易俟命靜而有常動必以正不矯以潔
身不汲以干進嗟小人之務得非君子之所性至于呶嗷呶呶
卑批熾趨望塵下拜自鬻鬻上書營蠅苟狗羶蟻餌魚勢引

文

十

利導身辱名行何其謬哉亦有偽行釣譽假隱求知世俗易罔
君子可欺少室索價北山勒移亦何取焉願余下園學慕古昔在少
從大遠寸進尺退功期九旬業止一篲畫荒遊而放心夜起舞而
擗袂道途俯躋天更長歲月蒼茫水俱逝以為詭隨非計便任
之才稽往事以慷慨懷良辰以徘徊苟有狗以違義寧不候于良
媒何好友之未遇乃飛書而見識羨子夙知尚友古昔輒摸經訓
馳騁史籍雜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博核目五行而傳下二編
而終情接多矣以有符茲壩集之可射尚宜致廣極古向抑鮮止
鏡茂葉環于深根大聲出于宏器誠既積而莫損道何遠而不至

殷勤畢余言度幾感君意

代副使趙公祭札忽解平章卓以下三首闕

書

上宋經歷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致書經歷先生閣下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則念之夫庶民至衆也焉得人人而察之故孔子曰舉爾所知
謀猷有小大事為有難易所守有誠偽難制者心也難明者理也難
窮者事也以難制之心究難明之理而應難窮之事或中焉或否焉
未能定心而不外求者類然也人豈易知哉故大禹曰知人則智為政以

書

十一

得人爲先。雖十室必有忠信。况大邑通國。肩膊袂屬。豈無遺賢。而在下者上之人不能拔而進。一使之阨窮而莫敢告。是之謂棄才。舍有所藏用有所行。而乃招之不來。挽之不進。知自潔其身而不爲天下慮。憊于木石居而麋鹿友。是之謂亂倫。或拔之或推之。不度其德量其力。外以欺于人。內以欺于心。豈不然而索而色曰。予攸好德。惟恐自傷。之不克信。實乃嗜^利恥之人耳。是之謂不知命。棄才不可也。亂倫不可也。不知命尤不可也。君子適其可而已。其生三十有六年矣。少經喪亂。乃^存流離艱難險阻。無不嘗之。三十而知學。聖賢之言。是福仁義。不求而望洋而莫知所止。企宮牆之美。而不得其門。惟无先人之廬。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以供饘粥。故日与奴^者甘於哺耳。膝心以自給。其^如糝糶亦異數。學之半。而有進於万^一馬耳。先生過聽。將謂有所^托。乃欲引而置之椽史之列。其^亦欲免其凍餒而已耶。抑將有所任使。而^出其有補于公道也。夫某以椎魯之資。遲莫之學。而先強仕之年。處激湍之地。其不殆于事也。幾希矣。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道可以濟天下。德足以致中和。自脩者已至。然後思及乎人。然豈汲^于進哉。未至于此。而且汲^于馬。則爲養爲貧者也。爲養爲貧。而仕把關擊柝可也。乘田委吏可也。浙水東七郡。戶不下数百万。食祿者千餘人。利害休戚。進退黜陟。皆係于一司。而欲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澄源而清流。彰善而

禪惡樹之風聲而示之成憲其為任莫重于此矣某鄙人也而謂丁使贊畫諾於其間耶不幸之孤而不逮事雖欲美良誰為養良一身之貧則其力以自足顧敢見得忘義而為知人之累耶若夫和而不流剛而无虐收以為善諤在庭大府幸少其人哉而其則未能也勾稽簿書暑者棄牘行入步趨進旅退旅伺官長之顏色為喜懼尸素而優游者閣下何取處而其亦以為愧也夫鳥俯而啄仰而窺終日經營而不能飽莫寄於一枝而有風雨之憂鷹鷂之下處方且搶然而飛戛然而鳴悠然而自得也主人見而憐之矜雖而得之飲其之振拂之置之華堂之上而日富日焉視其毛羽日益衰光彩日益散蓋其樂放曠而畏拘檢也故不若任其性為人也其志有類乎此故薦其說以終之願先生垂察焉某再拜

上李烜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日葵齋先生閣下道之為道難矣哉沫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諱也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淡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於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予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淡潛故獨聞一貫之有顏子早沒其學不傳曾子傳之

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无弊豈惟不傳
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後之其語言有不能
肖于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
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于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正夫
匹婦不獲自盡則責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
言之也列國大夫世執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
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于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
乃見尔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關也謂吾斯未能信則之說由
也謂何必讀書則子以為優曾子之學自格物至于修身然後
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勿而與之
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迥庭矣某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
入者也負與賤乃命分內事尔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
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定途未免于教強者則進禪讓
縱橫之說弱者則為卑疵媿趨之容甚而苞直之行管籥之
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
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每所撓于胸中奔走之徒無自
紹于門下某每介十賓階而奉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仕祿
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某有知己之道則可矣而於某

之心則有未察也故敢為橋潔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
可行者懼陷夫仕優則出之失身假之教乎得以磨良飲乎六經
優游于百家參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与否則天
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人才之習其為才又之
風而欲以是干雲霄薄飛鵬不為螭鬪之類也幾希矣其何敢
焉某再拜

答吳正傳書

大易書而人文聞典謨著作而大道著聖人相傳至夫久而大
明孟子歿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心極于海
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
者豈少其人能升其堂而闚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
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
雖有晦明无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无害也今
朱子之言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
子者亦未須預為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探扁
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俛乎无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
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
矣方且違亡若有所不足諄亡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

求熠燿之功也。雖然，奪文既淡，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言，無不實。求書之云云，蓋亦直以爲有所未足，而欲求之耳。自而求于言，自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求，蓋將警省其昏，慊軀其媿，惟真不屑之教誨也。長教以述三復吟誦，初躍然如其言，且惕然而懼，故遲而不以書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爲疑，蓋淡借暗投其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之門，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延平皆不之許，既而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故其精章妙契，著書之言。

莫不由此，足下所示程子語，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兩字，固學者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知之云，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一而不必求之于分殊也。某所著書，尚益數十萬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論字，而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万目者，幾何不力。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儕其可踵而爲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行兩事耳。講問辨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行之功，他人不得而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某雖愚鈍，然不可謂无志于此。足下于斯兩者，誼詠從容，精修

力踐且、有得、幸明以告我、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善之德、淡矣。

上劉約齋書

道於万物无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与否则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意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于理有明不明、而措诸行事、有當不當尔。昔者聖人与天同道、建皇極于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皆知而怀其道德、与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熙不囿于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勸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无息、純粹清、清明之氣常少、而錯糅偏救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气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漢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百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夏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析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万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常不全于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詠乎、詩以養其源、淫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

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惧于春秋而取法焉也易禮樂詩備天理緣
人情品量節制猶考有意為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
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淆不足以示懲勸于春秋故其
貶之辭使人知所惧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
而褒其善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
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錮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于湯武周
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以拜漢之篡夏出房之滅周略
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
全書只為萬世之師法諱乎有餘裕雖火于秦而沒其半亦害也
後聖人而作史者法于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如褒貶法于書作記傳而
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况傳聞之謬誤苟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揆
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峻德
親九族而史迂輕信以為堯舜同出于黃帝者于帝紀堯以二女
妻舜是後曾祖姑配魯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
賢孔子謂為殷之仁而劉歆輕信以為微子抱祭器奔周列于外
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乎即
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罪昭矣諸若此類可勝舉
哉溫公編年之書其大義我間有未明朱子既釐而止之前乎此惜

予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于剝楚困病之中，亦非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其吉父，生于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于書進求千古聖蹟之心，沈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者大異。於是修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于通鑑之前，一取正于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記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于片言，復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証拠，坦然明白。且于書則因蔡氏之舊，而從其所未備，其微辭與義，則本朱子而精于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窺其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主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筆見。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

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于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于此矣。苟為此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直命許某次錄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傳此書，求其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各謂君子之自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于北山何文公，曾伯玉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第，其為學也，于書無所不讀，而融會于四書，貫穿于六經，旁理尽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无毫髮歉，可謂一世通儒。嘗有大志于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

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也蓋山林之士未嘗先顯于天下雖抱瑰奇人不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緼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歸是之擯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是邠提籍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自曾喬先生許子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于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乎篇端則是書可行于今傳之于後必矣古人非常志不著書先師之身之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歎感激奮勵形于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為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與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回南其室都事鄭鵬南晚點書傳書

其比者方獲一識荆州未能從容奉教而除書函下高步烏府拜別之日殊淡快然嗣後屏居窮山幾與世絕詢候之教弗克尋閱便郵以伸曩義惟有江東暮雲領引西望以寓傾向之懷耳即日伏想蓮幕優游履用納福近辱蕭侯傳示教命俾點書傳

旧不曾點善本前筆方欲辨謝又恐有孤感意遂以己意謾
分句讀素學淺陋不能識知聖經賢傳旨意錯謬必多惟高
明正之可也圈之假借字樣旧頗曾考求往口與衆不合今以異于
衆者其列以中呈標上旧題為袁氏書傳謹按古來傳注必先題
經名然後曰某人注如易王弼注書孔氏傳詩毛氏傳鄭氏箋未
有敢以己名加于經上者今羅以通古題曰袁九峰先生書傳
使死而有知九峰于地下敢安此僭字况誰以通古竊九峰序意
自為序文昭揭于前而以九峰元序附于書後其不知義取甚矣
某輒以紙重覆元標乞命善書者易題曰善袁氏傳庶幾于
義而女未歸亦未即日錄寔尚峭惟重以時以道自重

與趙伯器書 延祐乙卯

自子敏教授去後之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為學日益今祖相公尊
復壽康尊父令叔動止咸吉某今歲留山中頗得絕人事與
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推阻
非向時為學比其進蓋若挽強弩尔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
日已成長往心墮胆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為
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果得以絕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
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

取考為不妄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某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
畀眠不欲收之尔天乃區區各一靜念不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
從後顧淡夏將何為也吾子聞之亦能為一嘆否王布文志甚
霽力甚勤然每為虛曠之論而欠循序積養之功大率
得之朋友漸清日固日淡遂以為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為刮
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銳喜怪厭常彷彿想乎高大而不知
有細微在奇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布文談道吾子純粹不
能固知不為搖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為誕妄非少失也王布文
暫歸城府舟中現吾子贈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燕溫厚之氣多
自廣收人之意少避忌務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
尚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修之以為教故
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傳傳注非經也而
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經而為德行發之為文章
事業皆不傷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注固不能盡聖經之
意而自得者在熟讀精思之後尔今一切目訓法傳注為腐談五
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尔又不知吾子屏
絕傳注獨抱遺經其果也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遠
為此訶佛罵祖身口是規之吾子之氣志少銳歎且序文見褒

者則為太過而其半寸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參妙也固
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規吾子不可不備也山中朋友
從愚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欲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稟令
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考或希之家人或別有的便實封寄何
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沈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
知何日千万惜日問學為正之歸毋負向日裁奪之言幸甚

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之四

論

學校論

乙巳

三代取士于學校為致治之術。後世士於學校為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于學校之廢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為治。而衆人者非教誨教舞之不足以成其才。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堂庠州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間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以之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

下之大付於人理之。偏于學故學校者為治之原也。聖人
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日求善為治而不求于學校不法于三代
未見其可也。秦既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籍簡編而尚鋒鏑左仁
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
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為之時幾矣。將大有為之君時出而習聞
其說樂為其所為。設科擇人而不取于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
滿里計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无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
晉以受詐攘奪得天下。為之以知此。院夷至于隋。俗益薄而偽
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雅或開函子校。衆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
不法。唐宋立函子校。編即思得其名。未見其。員大抵失于養士以節
治尔。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所造者為常。一旦舍其日
所新是圖。則將為駭眩瞶。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遂而復。可
也。隋三代之法者。固秦之罪。復三代之法。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
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成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教師。傅臨雍
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
復乎古也。其。其見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間關百戰
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接武多不及。鞅由自不及。免已入于長
陵之土矣。况以溺冠。恨。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葛取。國。莽之學。表

人不可求備也。文、武、詩、書、禮、樂、射、御、足可以施仁義而講讓，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禮，禮道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于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揚舉伊尹于野，高士舉傅說于徒，文公舉太公于釣，豈必皆學校日，人生自八歲始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大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自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而詳，而堯舜性者也。自古今一舜耳，豈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于三代，未見其可也。

朋黨論

余讀歐陽子朋黨論，洞見小人之情狀，嗟乎！君子之生斯世，何其不幸，歎以為朋黨之禍，固小人之為之，而亦世道衰而君子少也。何也？以其可以名指而數計也。唐虞之民，比屋可封，可以名指而數計也。乎！惟時小人則可以數計，日共工，日驩兜，日三苗，之君，日鯀，堯舜之世，指小人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君子之皆君子，而惟四小人也。朋黨之論，與夫指君子之名而數計之，足以見天小人多，而惟數君子也。蓋嘗徧天人之理，一夫一婦之氣，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夫

陽生于子而極于午消于午而盡于亥春夏之時雖或有嚴
厲蒼涼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方盛不可奪故也秋冬之時雖
或有炎蒸溫燠之氣不能終日以陽既衰陰得以專故也以
堯之時而四凶人間于其間為美類之玷故務決去若衆陽之
消微陰不努力而巳復于和氣之中矣陰道既盛陽不得而勝
之猶國家之運衰聖賢之君不作小人進用而教君子方欲
為之力爭而較勝彼陰邪小人必牽引醜類排抑摧沮无所不
為馴致其禍自履霜而至堅冰也君子小人不兩立而實方固不可以
衆執勿然且當道之所建非惟居位食祿者而已下而州茅布
衣凡行義有以異乎小人者必皆搜括而無遺夫舉當世天下之
善士至今可以指其名而教之則君子之少可知矣易之為書道
陰陽而明吉凶者也在天之上六曰無咎終有凶微陰為衆陰
決雖辨之凶也利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陰盛矣惟
孤陽如碩大之果獨存譬君子在上勢雖孤猶為衆人所仰望
也聖人之抑陰扶陽蓋如此陽不可絕利窮則復君子雖少君
人若能用之猶可以為善國且將拔彙以進矣在處之何如耳朋
黨之禍始于漢其亡國也不旋踵唐不能監之而又亡宋不
能監之而又亡嗚呼使一宋之君知殷監之不遠而現象以

玩辭則不蹈前人之氣傲矣。

雍姬論

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与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殺雍糾甚矣雍糾之不知也國之大事而謀及婦人欲殺其父而先告其女其死宜矣余獨悲夫雍糾甚矣雍之不得于義也夫非有私憾而欲為賊也奉君之命除逼已者其勢不兩立非夫誅父則父殺夫糾雖為大夫而不如仲之專幾不為則禍之至其言曰父与夫孰親固知謀淺則夫必死身既从人則留天其夫乃不能擇義而

以是為問遂至于夫哉而君危惜哉其母也父子也夫婦也人之大倫也一事而三者預焉此君子所難言也非常之受過之者不幸而婚之事非常之變也聖人制禮情之施于所親其等級皆在于女子在家喪父母三年已嫁則去之三年而于私親降由是觀之蓋可見矣且父而致君命也泄洩而及其夫猶已殺之也然姬非不知親其夫也蓋昔日未嘗聞姆師之訓故于大義不能執其重輕特卜于母以決其疑尔則未知姬所問之意也蓋亦告之以三從之義申之以警戒之言謂父固所當親而已嫁則從夫者也以是詔之姬必有以處之彼以請問之道來乃遽詔之以狂悖之

語姬以為天下之大無不弑也。近也。近殺其夫而不顧姬之不義。且教也。且人盡夫也。夫一言之豈惟爾。且其女以惡。將使天下後世為人妻而聞之者。敗易其夫。視若奴隸。意之所適。則雖夫并誘。棄背。或當夫之禁也。壞夫婦之倫。傷君臣之義。宗氏之妻不容誅矣。雖然。此雍姬之不幸也。夫不可殺。而君事不可則。則將視其父之死而不救。使姬而知義。其如此也。如之何。諫其夫。使得命。而先何樂。而死。不忍見其父。與夫之相殘也。庶乎其可也。

說

夾谷可字說

穎川夾谷君名立字可與。聰明人也。少學。篤志。制行。澆修言語。有章。威儀。彬。謂余曰。父命以名。而反以字。戒于其為。我說。為君之名。若字。聖人之言也。豈容贊一辭。而訓詁辭義。前。講之明矣。愚何敢贊。然此經。凡。所以。目有四。其次。第。淺。淡。既。然。無。疑。自。學。而。至。于。立。固。已。淡。世。之。進。于。權。則。大。全。矣。余。現。君。之。以。禮。律。身。以。義。度。物。其。幾。于。能。之。不。進。于。權。者。欲。昔。者。聖。人。使。陳。關。任。其。自。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盡。心。知。性。以。知。天。苟。一。毫。不。自。謙。不。帝。為。未。信。也。聖。人。其。不。以。人。而。誰。知。於。關。猶。不。得。窺。其。心。之。未。者。惟。關。也。自。知。之。用。句。致。必。是。之。為。學。者。師。也。知。人。古。所。難。而。

說

廿八

自知点不易以余之可西。点為不可及君明于自知則亦以今之所
至聽之聖人之言實其一二而充其所容守其可而求其所未可
多見君之化于道矣。

姚原魯字說

延祐丙辰五月二十有七日信安姚君過余揖而進自道其姓名
字出書一卷授余曰此吾友贈我者若字之說君亦幸以教我余
收而讀之有述姚君之德曰予名洙父命以原魯代名又贊之曰
三哉乃翁之字其子也予謂予生三月父命之名禮也。盈天地之
皆物莫不有形與聲惟動物之聲自之出入則靈而用夫物者也物

之無為皆欲以供乎用是以智者緣口之形以名之然後天下皆知
名是者是為是用節之無不如意焉。今類則有上下親疎之等。曰
以父子君臣之倫名而列之矣。然且生也。九竅而名欲親其親如
之曰子則衆人之所用也。故做物也。以名其子為子者。亦知此者
之專名也。故有命呼則唯而起。其父兄以是而呼之。他人亦得以是而
呼之。自忠實趨文而自卑尊人之禮。至于既冠而成人者。又緣其若
取義以字之。所以尊其名。則字者朋友之責。而以其名。獨歸之父
兄。亦所以全父兄之尊也。曰幼名冠字周道也。然周公之于召公原
壤。之于孔子曾子。亦猶自名之而未。足以為端。是則古之

說

其

道也。今姚君自為白而一言之何謂哉。乃所願則使其子與孔子之道。歟。蓋洙、魚、泉也。魯之人之居也。今洙之地非魯矣。猶求其原。不思本也。取士人之道。常道。京載之于經。充塞乎天下。猶水之在地。無往不有也。蓋陳迹之尚而必忘。洙之原于魯。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於水見道。仁之流行也。天水漸。酒濡。染潤。無細不入。其用微矣。及流而為川。積而為海。震蕩漂洩。汪洋漫衍。則過之。鉅未有過之者。道之費不尤著于此乎。觀水必求其原。學道者可不按其本乎。道之流行。無間形于巨。存於身。錯綜于万事。固或非於此。則統宗會元。其有在乎。雖然。語大而遺細。言遠而忘近。不知下學而務上達。譬之日月星辰。皆天也。舉彙之而特指於星者。曰天之全體在是。正今日學者之病也。抑又有說焉。原者水之始也。壑者人之委也。蒙發于山。順而趨下。三危之黑水。積石之黃流。濟之沈伏。弱之滄。渭之清。涇之濁。其始固不可同也。一其歸于大壑。和比合同。始不見其源。无損无益。始知其大。揚腐洪之泉。而曰聞道。一日莫已若矣。則又非學也。且水險物也。剡木而乘之。放于中流。一瀉千里。方快于心。而操之少懈。則覆矣。其原則濫觴耳。是又不可不懼。

雜著

跋潘明之小識
一衍書素書

雜著

廿

道備于六經語孟子治一人則無所歸周稟老聃取先出其言不能
合乎中庸然平陽嘗用于漢蓋其清靜為宗而以柔道行之所
守者亦約之故也世傳黃公素書其老氏之徒歟子房千載偉人精
忠貫日月英氣蓋宇宙特然後言動中機會功成志遂明善保
身三代而下一人而已自今觀之子房之心學果盡得之此書乎昔
時地上授受果今之書乎不必論而心明之潘君學道本于經而旁
通曲究見素書而喜之蓋景慕子房之為人而併及其書也道一
天地間亘古今若一賢人居子得之者如合符契惟其所遇之時
同故其設施有異尔倘使子房生一盛時亦必興禮樂致文明
功業不止如是而已故效先覺者當按其心不當泥其迹沙丘之馬
化而黃九方阜可謂善相者矣明之一立思豈果書云哉明之所哉
平武林吾之行書行以小篆妙今世此卷尤可觀

跋陳君米家藏東坡墨蹟

伊尹元聖一德身任天下其就湯就桀動皆至誠固不可以後世
常人之心議之也子厚東坡之論一各有所見尔坡翁謂翰地一
其片言隻字皆可寶此紙筆法精妙渾有生氣現之使人興起
陳君其為天下寶之

跋妙沙經

襟卷

廿一

彙編常典方世不可不讀之也。古之聖人法言懿行載之六籍而指示
終古者是已。曷嘗以之言名經其道可希耶。吾亦不與學之
不知也。抑嘗聞之。釋氏之徒誦其師之言。雖不可與吾道合。若以
以調伏此心為主。而後可以盡其性。至于禍福因果。則其論之下者
也。揚德公有言。以妙沙徑。求于人而得之。謂善果可由。是致然。以
為世罕有。而人或未信也。質之于習其道者。而信且欲求言。余雖
不知。而清愈。余謂天下之言。雖迥不同。亦各有理。妙沙徑之理。何
不耶。吾不知也。夫夢生于想。放與困非相。之因。則心未有所主。故尔。昔
世夢鹿而得鹿。是亦想之類。今夢沙徑而得。徑其想耶。其非想耶。吾亦
不知也。

回向京都事鄭鵬南澆點書之術書

蓋鄭有讀書之
凡例之問

此處指使點正書傳。不揣燕陋。弗克辭謝。輒分句讀。汗染文籍。不
不以為鄙。而麾之。旋拜書教。詞旨謙抑。石待君子。某何敢當。讀書凡
例。亦非所敢知。其少年鏗悠。為負賦所奪。不能力學。故根淺源淺。所
達幾何。雖一登願師之門。其所成就。以斯而已。讀書之法。無過熟讀精
思。詳闡明辨。无他道也。但恐大師宿儒。有自得之學。非晚輩之所可測
識者。身千里相望。无由侍立。下風。即日春首。暄煖。伏冀順時自重。

跋趙開日注

禮者

廿二

先王之道以養生法以禮。三之事為孝。浮屠氏欲以真空悟人而謂亦可覺歟。有於天下之天子者莫不奔走趨奉。庶幾祖考之一覺於魂揚魄蕩之後。其不靡然而從者鮮矣。院判日公。飯僧以當厥者。而聞趙公書心經以遺之。誠足以與孝思之助耶。抑遊戲翰墨而已耶。現其表章曰義者。有自得者。則其志或可見矣。此卷夫而復得。不通其寶之。而院判公所以孝其親。乃自也。徒其志。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固不必切於覺之也。

一 書卷贊為石抹執中作

其謨訓。造其名為書經史百氏書之類。古今立言浩若淵海。學貴博。之旁。按遠求智。或君子。卷以居之。書契以少。網羅並道。燕坐斯菴。熟玩稍索。日就月將。知至物格。萬言恭錯。一理沉融。亦排異說。信執其中。書道存心。化神應待。變無窮。何出非正。

北野九著續 并序

夫道寓有形。心妙衆理。物无大士。有違乎道。心雖微末。妙遺乎物也。故能全其德者。能用物。不則扞格而不通。跌蕩而无執。感于外。并其其內。美北野蕭侯。以九者自號。是全其德。而用物者歟。且彼已相形。重此類彼。困于形者也。然無无迹物。我俱亡。達者之觀也。自物現心。則心可均。自私同。道遠。彼无者。能止以衆。其全於德者。

與或曰莊周所謂道者。司同于吾耶。侯如儒家其名之也。何庸夫
燭火之光。足以燧日月之不久。拮楫之汲。可以消雨露之未濡。彼有
取焉而取之。豈能亂吾所謂道德者哉。又曰兀者傷于形者也。
奚可貴。彼固曰外形骸而有身足者。則矣之意。蓋欲愚智昏
明以全其德者也。作兀者墳。

魯鄭有人。無形心。或遊形之內。任其。一彼塵垢不止。以鑑之明。昇之毅
命也。不中唯不知務。是以輕射人以吾全。笑吾者。象受命。獨止遊心
德。死生不受。万物皆一。真寓六骸。何有十九。莊周寓言。洗洋自恣。于
物亦云。靜不善忘。有十如是之取尔。

李奇矣真贊

目秀眉揚。神舒氣緩。妙手描摸。毫髮之無闕。形色天性。所貴踐形。
凡其貌。莫知其心。我知若人。文養內外。和順積中。粹而羞背朝日。
夕視如對大者。力行所學。無負其。

題趙仲明神

氣清而腴。鬚深而疎。二十餘年。貌上日不渝。蓋人可見者。君之面。其不
可接者。有固象之珠。進之進之。無媿此圖。

趙昌甫詩卷

昌甫以辛丑歲。別月。使使宋大臣阻敵。不使廷見。拘之他

所月魯花病章 昌下 以自決不果因繫三十二年大兵下江南然
後歸

禹宏不殉王忠死常惠終隨漢節歸亡國折衝無量策使星
千載日光輝

若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于易而其義則自聖所未發者周子授大道之
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造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其
在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无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
一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嫌乎此乃以周子加

無極自為非蓋以爲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贊
太極之語周子慮夫後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為一物故特著
二極二字以明之謂无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
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辨之精以說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
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其可三可辨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
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固本于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
非天地之列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耦之書而言圖之兩儀指陰陽
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而三而四而八而十六而卅二而六
十四圖以一而二而三而四而八而十六而卅二而六十四圖以

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氣。而唯原生物之本根。固固所以輔于易也。惟以兩儀為天地。則天不可以易之兩儀為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為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而。是氣而理。具于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无別。所謂以陽先生于陰。与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太極之中。才。一陰陽其動者為陽。靜者為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濁而二氣分。肇肇猶一未析之為二。兩儀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曰。惟生兩儀。圖之言詳。故動而上。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策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况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則非先後矣。而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矣。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可見錯綜其文。而陰陽无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視之。不。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一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始。分須有動處。乃其始也。元氣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月。春百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運于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為陽。二為陰。一固先于二。人以生為陽。死為陰。生固先于死。孰謂陽不先于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為靜。此乃互根之律。然。以為陽先。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

陽之下生五行及乎^一以^二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
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
陽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化生萬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
之秘而反以為病何其異耶。太極剝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
也太極无形何可剝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閉物之後溟溟玄漠至
闕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為天。別重濁者漸凝而為地。乃可言判
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生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生
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生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以
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現之乎。所謂乾道
成^成男坤道成^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无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成男坤道成^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作
^下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未子謂此人物之始以^化化而
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无窮直^化化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
之異且直陽之形者乾之道且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于无
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闕之言果有所疑耶。或直以周子之言未
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為未當則非敢
預闕此不疑也。待承下問我以為復。

七政疑

禱者

廿七

唐克命義和居四等。其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與文閣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
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
而辛酉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若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志
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必可知矣唐一行籍
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週日東行一周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晦朔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西消而為經七以
指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述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克與
曰天晷周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
而天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
陰生與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評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
健當次于天月陰精也其行當後于之行晝夜常過于日十三度有
奇是陰連于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于陰陽遲速為順合宜蓋
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其可疑者有
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
則為天之所牽尔然有所無者各得循原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
亂紛雜似然無從行下八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

祺著

卅八

先行既理則月在子及亥今朔是月之从日為臣從右為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得後月是君从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宵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哉其所以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補助之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取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从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于日之退三也日月相背進行則不行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為最速其次木惟三積重厚之氣夫天體最淡

以此五星形最取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何謂遲者今反速何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周天之行最速常及于天木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明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一白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

日何其多，六也。星分言心，次行日最多，疾行次急，遲行為緩，當則不行，退則逆，而西北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而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怨，乃行而與天同健，日皆能過于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差便與歐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无所質疑，姑激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八華講義

上言曰：惟尚學遊志，務時致厥脩，乃求允怀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遊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修者即源之而求矣。蓋為學之要甚速，人病不求，不為專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為信而淡忘於此，攻之愈淡，則道之積于身者，固敏矣。遊志則有細察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求且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于此。固万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備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日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于聖賢之分，且其成效之淺淡，皆自然而出，一不待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

學矣。且天之生人，一曰信。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賦人以形，即
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
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
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絜之采之，匡之直之，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
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
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
以有序，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
五常之理，元且于吾心，而五少虧。人倫之事，日接于吾身，而不能操。
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遊志而務特敏也。五常
之道，配乎人倫，惟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于仁，而慈
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
唯敬對，周旋慎齊，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
敬及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于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于義，而以
君成禮，弗納于淫，為義之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責難
無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不離道，澤加于民，為義之智。托孤

身命節不可奪為一信也臣事君之大略也由是而推之存身
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
父慈其子君使其臣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而推之夫婦之外長
幼之參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鈞是人也鈞賦是性也
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迷而漸遠故致先覺之所為乃
可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私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
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教敷
立教之任不出于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全在于朋友或扶持開導
獎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于天理既
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于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
於己所獨知之時是以謂買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
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无不得其正矣是
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于學問之事實先朋友之教較
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實盡明
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
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于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禮智之綱故
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于天之
誠矣朋友講習非言仁以信也其所以夫學長而寡聞聞善逆

孫、商、齊、滅、烈、裂、維、也、
明師之門、歷時淺而用功微、願其中未
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媿、諸君天資卓
然、開學有素、年若道似、略无相踰、未知所以奉益也、然愚平昔
誦聖人、海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
信自宗、講問辨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苟所不知、不
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志、信以求信、天性敦于朋友、以求於
人、偏交勸互、履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題節婦朱氏詩卷

宗讀禮至昏禮、万世之始、當与之齊、終身不改、其禮嚴、其辭峻、是知夫
婦者、天地之義、陰陽相須、各有貞、夫死、夫死不嫁、此婦人守身之大法、
亦及讀儀禮、傳乃有夫死、妻稱子幼、而適人之論、是蓋不得已而然、又知
聖人制禮、為中人立法、賢者固不必從、而從也、婦人之職、奉祭祀、事舅
姑、主中饋、相其夫、君者、非一端、而委身之後、守其善道、則其大節也、
世之知義者、固能行之、蓋亦鮮矣、古汴朱氏、年四十而喪、家徒四壁、
撫幼女、冰蘗、自守、紡績織紉、以供衣食、奉公、賤、養其姑、甘旨不廢、生
事及葬、皆能以禮、辛勤、且二十年、此其生質、貞介、与禮義、合、可謂加
於人一等矣、蕭居仲、堅叙、列事實、名公鉅儒、皆為詩、辭、以贊其美、
將上之朝、以求表、殿、志、里、官、我、雖、然、朱、氏、盡、婦、道、而、已、未、必、求、知、于

人也古者婦人之令不出閭閻使朱氏復知此義寧不及有愠于若
夫國家彰善之道自宜採摭書古之國史千載之下聞之而有興起
者矣但旌顯一特哉然則又非朱氏之榮乃國家之光也

詞

次韵清明之祝英皇 秋思

上簾剝開硯匣詩興在風柳尋塊肯怀臨鏡謾搔首看他丹
丹未鴻圖已歸燕時不再且須傾酒 釣盤手無奈万里烟波
空丹竟何有未卜行藏心事幾凭牖最道野月穿牕山雲擁石
丁集有人知否

蝶恋花

正月十一日

楊柳池臺春信早簾捲東風猶帶餘寒峭暖透博山江霧繞
洞簫扶起歌聲杳 初試花冠金鳳小鬢兒奴橫長怯傍人笑
銀燭未殘金鳳樽未倒雞聲漏水頻催曉

附錄

學歲

東平主生麟，自益城來求受業于予，適予病劇，昏務自莫能相告，以道留連，僅一載，蓋垂垂而歸於別也。復求一言，因書近

作學歲以遺之。

聖人在位，言行皆道，素王无氏已任于教，天高淵深，學貴知要，繫人一心，酬酢之機，理備万物，欲流易危，先民有作，唯此之治，精義入神，匪思不得，執辭泛求，幾迹於物，審是之宜，惟學之則，探之有道，有夢

所覺，聞於日章，如直如塚，舍此非全，非聖之學。

行平解

附錄

五

三頃二年九月十八日金華許謙益之父書

右學歲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舜復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聞與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事先先生克盡其道居維揚時聞先生歿悲不自勝即為殯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云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於此可見先生之德漸漬于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氏生于五事之如一麟

蓋有焉近世斯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稽滉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觀于遠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天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領元鄉薦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函子吁惜哉因書此于卷末以歸延齡宜寶之勿失也永樂辛卯夏五月端陽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拜手謹書

昔聞翰林檢討王延齡先生云其先居於許益之先生學得考

亭之正傳先公書于書中歲一幅以遺之延齡珍藏于家將從授
其甥季公方曙持以示予字畫通勁沈實非表裏一於敬者不
能作見之不覺正立拱手其舞則以一心為酬酢万变之主然不
能無欲以間之在治而去之也由于貴知要知要則能守約故其
傳万世元弊也學者宜服膺于是焉後學東吳張洪祥書
乙酉余館雙溪致劄於婺州府教費惕菴欲求金華四先生
之書讀焉適惕菴稿未及寄而雙溪散子編升于蕪得
中獨獲 白雲先生遺稿示余閱之不啻百朋之錫重手錄
之以存目昏未能端楷後日子孫其無忘此志也 天

